



# 集話童利巳

林嘉祥

上海大東書局印行

# 巴利童話集

## 花園大旅行

你們得明白：要是不熟悉肯星吞花園，你們就難於理會潘彼得的冒險事業。花園是在國王住着的倫敦，我幾乎每天都帶着大維到那裏去，除非他那天着實是發怒了。沒有孩子曾遊覽過花園的全境，因為他們來了不多一會就要回去。何以呢？原因是，假使你像大維那般小，你便從十二點睡到一點。要是你的母親不是那麼確信你會從十二點睡到一點，你多半可以遊覽花園全境的吧。

花園的一邊界着一行無窮盡的汽車馬車的行列，你的保母對於這些汽車馬車有一種威權，她只消向任何一輛車伸出一個指頭，那車便

馬上停住了，於是她帶着你平安地橫過對面。花園不止一對門，但這裏說的是你進去的一對，當你進去的時候，你向那拿着氣球的婦人說話的。那婦人就在門的外邊坐着，她不能再進裏面去一點，因為倘使她一放了 she 抓着的欄杆，馬上她就要跟氣球飄去了。她蹲伏在那裏，爲的氣球時時曳着她，她盡力掙執，面孔都漲得通紅了。有一回那賣氣球的婦人，是一位新的，因爲那老的已經放了手，大維很爲那老的難過，但想到她是放了手，他又很想當時能在那裏瞧着她飄。

花園是一個非常大的地方，有幾千幾萬的樹木；首先你瞧到的是無花果林，但你不屑在那裏徘徊。因爲無花果林是上等小人物們常聚之所，這些孩子們是禁止和平民在一起廝混的，據說這地方名的由來，是因爲他們穿得花團錦簇。(註)大維和別的英雄們便輕蔑地叫他們

「無花果」。只要我告訴你那裏蟋蟀是說作蟋蟀們，你便可推想這花園中執袴區域的風尚和習慣了。不時有個叛逆的「無花果」越過垣牆到世界裏來，美波·格萊小姐便是一個這樣的人，關於她，等我們走到美波·格萊小姐的門時，我將告訴給你聽。她是唯一有名的「無花果」。

(註)無花果原文爲 *fig*，又作無價值之物，*fig tree* 爲濃裝之意，此處係雙關，無法直譯。

現在我們是在廣道上。這廣道比別的小道都大，就好比你父親比你大一樣，大維不知是否這廣道也由小的漸漸地長大起來，是否別的小道是牠的孩子。他便在心中描出一種光景，廣道用小兒車推着小道去散步，這使得他覺得好玩極了。在廣道上你能碰到一切值得認識的人們，他們總是有大人伴着，不准他們走到濕草上去。倘若他們做了

瘋狗或瑪麗·安尼，就罰他們站在椅子的角落上，倒他們的霉。做瑪麗·安尼是學着女孩子的舉動，例如保姆不給你攜抱便啼哭起來，或者把大拇指橫在口裏儘管癡笑，這都是些惹人憎惡的品性；做瘋狗是，任性地把甚麼東西都踢了，方才滿足。

倘使我們照着廣道走去，一路要儘數指出所有著名的地方，那末，我們未走到那些地方，就得要轉身回來，因此我對塞柯·顯勒特的樹就只揮一揮我的手杖，這地方是一個叫做塞柯的孩子掉了一便士的紀念地，他掉了一便士，找了一會，竟發見了兩便士。從此以後，這地方就被人掘了又掘。再走前去，是一間木造的小屋子，在裏頭曾躲着麥麥多克·貝利。凡故事比麥麥多克·貝利的更可怕的，在花園裏就算沒有。他連續三天做瑪麗·安尼，後來罰他穿着他姊姊的衣服跣

在廣道上示衆。他却躲進了這間木造的小屋子，抵死不肯出來，直等到人家給他帶來了一件有口袋的燈籠褲。

現在你要想到圓池那裏去，但保姆嫌惡着這地方，因為做保姆的確是比不來堂堂男子，她們要你去看看別的地方，大便士和嬰孩宮，這女嬰孩是花園中最著名的嬰孩，她獨自一個子住在這座宮中，總是有許許多多的玩偶作伴，人們把鈴響了，她便從床中爬了出來，雖則那時已過了六點鐘，她點上了蠟燭，穿着睡衣走出去開門，於是他們個個歡天喜地叫喊「萬歲。英國的女王！」最使大維迷惑的是，怎麼她知道洋火在什麼地方放着。大便士便是她的雕像。

接着，我們便走到駝峯來，這是廣道的一部分，大競走都在那裏舉行，即使你不想快跑，但一走到駝峯也就不由自主地快跑起來了，

因這是一處很好玩的斜坡，當你跑下去，到半路光景，你常常停住了步，於是你便迷失了；但這附近尚有一所木造的小屋子，叫作迷孩的家，你告訴那人說你是迷失了，於是他便找到了你。從駝峯上跑了下來，是非常好玩的，然在有風的日子你却不能這樣，因為那時你不在那裏，但是落葉替代了你在那裏飛跑。像張落葉那般懂得玩耍味兒的東西，可以說沒有。

從駝峯，我們可以看見那由美波·格萊小姐得名的一對門。野荷花就是我曾允許過要講給你聽的那個無花果。她身邊常有兩個保姆伴著，或者是一個母親和一個保姆。從前她是一個模範的孩子，咳嗽時總是從桌邊背過臉去，對着別的無花果說「你好呀，」她玩的唯一遊戲是優美地投着一個球，而讓她的保姆把那球拾回來給她，不料有一天

她玩厭了這個，竟去做瘋狗了。開先爲表示她真是一頭瘋狗，她把長統皮鞋帶鬆開，把舌頭伸了出來，向東，向西，向南，向北亂伸，隨後她把腰帶投到了污水潭中，自己也跳了進去，踩着腰帶亂跳亂舞，直跳到污水濺滿了她的外衣。後來又爬上了垣牆，連接幹下了許多難以相信的冒險事業，其中一個最小的冒險是，她把兩隻長統鞋子踢了開去，最後她走到了那現在由她得名的門，出了門，一直向街上飛奔。那時大維和我雖然聽到了人聲鼎沸，却不會到場觀望。她儘跑儘跑，要不是她母親跳上一部汽車，好容易把她追上，她該早已不知下落了吧。我可以說，這是許久以前發生的事，而這美波·格萊也不是大維所知道的美波·格萊。

轉身再上廣道，在我們右手是嬰孩道，這條道上滿是小兒車，你



能踏着小孩橫過這條道，但是保姆們可不讓你這樣。接着嬰孩道，有一條叫做黃道眉的拇指的小道，——因為這條步道只有那麼長——直達野餐街，那裏有真的鍋子，當你在宴飲時，栗花常落落到你的杯中。也有平民的孩子們在那裏舉行野餐，栗花也一樣地落到了他們的杯中。

接着便來到戈伐的井。當勇士麥柯落井時，井裏是滿井的水，麥柯是他母親的籠子，他讓她在人前把臂膀圍住了他的頸項，因為她是一個寡婦；但是他也酷好冒險，歡喜跟一個曾經殺了許多頭熊的煙囪打掃夫一道玩，那打掃夫的名字叫作煤色。有一天，他們在井邊玩着，麥柯失足落井，要不是煤色連忙跳下水去救了他，他就該溺死了哩；水把煤色洗得乾乾淨淨，這才認出了他就是麥柯失縱了許久的父親

，以後麥柯就不再讓他母親把臂膀圍住了他的頸項了。

在井和圓池之間是屈桿球場，但因了分隊費了許多的時間，常常弄得無球可打。每一個孩子都想要先打；他一出來，立刻便要發球，除非你是個出色的選手，而等你正和他競賽，防衛球員却早已紛紛走散，幹別的玩意兒去了。花園以兩種桿球戲出名：一種是男孩屈桿球戲，是使用球桿的真的屈桿球戲。另一種是女孩屈桿球戲，要用球拍和女教師的。女孩子實際不能玩桿球，當你看着她們白費氣力，你就對她們發出了怪聲。然而，有一天頂不快的事情猝然發生了，因為有幾個佼佼的女孩向大維一隊挑戰，一個搗亂分子叫做安其拉·先拉的連接發出了許多的「約卜」球，以致——好吧，我不來告訴你那個可恨的競賽的結果了，我要急於走到圓池那裏，那就是使整個花園不住

地活動的輪子。

牠是圓的，因為牠在花園的正中心，你走到了那裏，你就不想再上前去。在圓池那裏你保不住時時都安全無事，雖然你是很想安全。在廣道，無論甚麼時候都是安全的，但在圓池可不能這樣，理由是你記不起，並且等你記了起來，你已經弄得那麼濕透，就覺得索性再濕一點也屬無妨了。在圓池，有些浮着船的人，那船是十分大，他們用手車把牠載了過來，有時也用小兒車，於是嬰孩就只得步行着。花園裏看見的彎脛的孩子，他們就都是因了他們父親需要小兒車用，很小時就得步行着。

你常常要想一隻快艇在圓池上行駛，到頭你的叔叔給了你一隻；第一天把這帶到圓池去，確實是光榮，把這告訴給那些沒有叔父的孩

子們聽，也是光榮的，但你不久也把牠拋在家裏了。因爲在圓池中行駛的最可愛的小舟是叫做棒船的東西，牠的得名，就因爲牠很像一條棒，直至牠下了水，由你牽住了線。當你曳了牠沿池邊兜着圈子走，你看見小人們在甲板上四處亂跑，風帆奇妙地升了起來，兜住了微風，在風雨之夜你向着稱合心意的海口進了港，這些海口是高貴的快艇所不知的，一忽間夜過去了，你的輕快的船一再乘風前進，鯨魚噴着水，你在沉埋了的都市背上溜過，和海賊打了些小仗，在珊瑚島上拋住了錨。一切這些事情進行着，你是獨自一人，因爲兩個孩子在一起，便不能在圓池上遙遠地冒着險了；而儘管你一路航行着會得自言自語，發號施令，還迅速把牠實行，但是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歸家，你是在甚麼地方，或甚麼把帆脹飽了；你的藏鏹全都藏在你的船艙中，這

些藏鑽，也許許多年之後會被別個小孩發見的吧。

但這些快艇，艙裏頭可就一無所有。有誰爲了這常在池裏駕駛的快艇，而回到他小時候玩慣了的地方去嗎？啊，沒有的，載着回憶的是棒船。快艇是玩具，牠的主人是淡水的水手，牠只能在池中駛去駛來，而棒船却能航海。你們拿着竿的快艇水手，以爲我們都在那裏凝視着你們，你的船只不過偶爾到這裏罷了，牠縱然統統被鴨子們乘着弄沉了，實際上圓池自身，還是沒有什麼關係的吧。

從四面八方通達過來的小徑，像孩子一般，統統聚到了池邊。內中有的是普通徑，兩旁都有柵欄，由赤着上身的人築成，但別的却是野徑，一處很是寬闊，而別處却狹隘得簡直可以給你用兩足跨着。他們叫做自成的小徑。大維很想他能看見牠們正把自己作着的情形。但

是，我們可以斷定，牠的做着這事，和花園裏發生的大多的不可思議事情一樣，是在於夜間，花園閉門以後。我們也可以斷定，小徑的把自己作成，是因為這是牠們到圓池去的惟一機會。

這些野徑之中的一條是從一處綿羊刈毛的地方來的。大維到理髮所去剪落髮鬚時，據說他毫不戰慄地向牠們說了再會，雖則此後他母親不復是同樣歡樂的人了；所以他看見綿羊從剪羊毛者逃開，很是看牠不起，譏誚地叫出「懦怯啊，懦怯的東西啊！」但等到那人把羊夾在股間，大維看見用的是那麼大的一把剪子，却又不禁朝他揮起拳頭來了。另一可怕的瞬間，是那人從羊的肩上把垢污的毛倒翻了過來，於是，綿羊便忽然同像一個劇場裏特別正聽席上的貴婦人了，綿羊非常害怕着剪毛，嚇得顏色都蒼白，身體都消瘦了；牠們剛一脫身，立刻

就去敲草，神氣焦急得不堪，好像生怕從此就不配吃的了。大維不知道，牠們現在各不相同了，牠們也互相認識否呢？又其中如有人弄錯了，會得使牠們打起架來否呢？牠們個個是出色鬥士，牠們絕不像鄉下羊的樣子，所以每年都要給我的聖·伯那犬撲索一嚇，對於一羣鄉下羊，只要也說一聲來了，便可以嚇跑了牠們，但是這班城裏羊可就不然，牠們總是不給他好顏色看，大模大樣地向着他身邊走來，於是去年的光明，發閃在撲索的眼前了。牠不能介然地退却，只是暫時站住了，環顧了一下周圍，彷彿忘神于美景的讚賞中一般，然後裝着漠不關心的神情，從眼角裏瞟了我一眼，逍遙地走開了。

蜿蜒河就從這裏近處發源。這是一泓可愛的湖水，在湖底有一淹沒了的森林，倘使你從河岸上望過去，你可以看見樹木都在水底倒生

着，據說夜間也有淹沒了的繁星在其中呢。若然，則潘·彼得坐在畫眉巢裏渡過湖水時，一定也看見牠們的。在花園間，蜿蜒河只不過一小部分罷了，因為牠即刻就從橋下穿過到遠遠的一處去了，那處有一個島，島上生着一切種類的鳥，這些鳥日後就變爲男嬰孩和女嬰孩的。世上的人，除了潘·彼得（他只是半人）以外，誰也不能在這島上上陸，但是你可以把你所要的（男也好，女也好，黑的也好，美的也好。）寫在一張紙片上，把牠摺成一隻船形放下水中，天暗了之後，牠便會漂到了彼得的島上。

現在我們是在歸途上了，然而，謂一天之間能走得這麼許多地方，自然只是說說罷了。我老早就得帶着大維，像老先生沙福特那樣，在這裏那裏椅子上挨坐着休息了吧。這沙福特名字是我們給他起的，



因爲這位老先生常常對我們說起一個可愛的地方，叫作沙福特，是他的出世地點，他是一位拘戾的老先生，終日在花園裏徘徊着，一張一張椅子挨坐過去，想碰到一個熟知沙福特城的人；從我們相識他後一年也不知還多點，我們果真碰到了另一個上了年紀的孤獨無伴的人，他曾在沙福特從禮拜六過到禮拜一，他是溫和又膽小的，在他的帽子裏帶着他的住址，不論他探訪倫敦的那部分，他總先走到弗斯特敏斯達寺院作爲出發點。我們把他與他那禮拜六到禮拜一的故事，意氣揚揚地帶到沙福特先生那裏，那時沙福特先生怎樣歡喜連天地向他奔躍過去，我是永不會忘記的。從此以後，他們便成了密友，我看見沙福特先生，他一個人說了最多的話，那是自然，還緊緊地握住了另一老人的外衣，一刻也不放鬆。

在未到門口之前，尚有兩處最後的地方，便是犬的墓地和金絲雀的窩，但是我們姑且裝作不知道甚麼是犬的墓地，因為撲索常常是跟着我們。關於那個窩，倒曾有一樁非常可憐的事，窩的顏色是潔白的。我們尋得牠的情形很是離奇，我們在叢林中一再找尋大維掉了的毛絲捲，不見毛絲捲，竟找到了一個絲做成的可愛的窩，裏面有四個蛋，蛋殼上字痕斑斕，酷似大維的手跡，我們猜想，那一定是母鳥給裏面雛鳥的情書。每天我們到花園裏去，總去望一望這個窩，也留心不給殘忍的孩子看見，還投入些麵包屑，不久鳥便認我們爲朋友了，坐在窩裏把肩頭聳得高高地，和善地望着我們。可是，有一天，我們走到那裏，一看，窩裏蛋只有兩個了，下一次去，一個也沒有了。最可悲的是，那可憐的小金絲雀在叢林四處飛迴着，用了斥責的顏色望着

我們，因此我們登時知道了，牠是誤以爲是我們幹了這事；大維當卽盡力向牠解釋，但他說着鳥的話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所以我怕牠不見得能懂得他的意思，那一天，他和我，都以手指着眼睛，離開了花園。

## 潘·彼得

假若你問你的母親在作小姑娘的時候，曉不曉得潘·彼得，她就

會說「咳，乖乖，當然曉得的；」又假若你問她，這時潘·彼得是否騎着山羊，她就會說，「你問得多笨啊，他確係騎着的哩。」再呢，假若你問你的祖母在作小姑娘的時候曉不曉得潘·彼得，她也會說，「咳，乖乖，當然曉得的。」但是你若問她這時潘·彼得是否騎着山羊，她就說不會聽說他有山羊。也許是她忘記了吧，正如她有時把你的名字忘記了，用你母親的名字瑪伊特萊來叫你一般。可是，她決不會忘記了像山羊這般重大的事情的。所以，當你祖母是小姑娘的時候，是還沒有山羊的。這麼看來，當講潘·彼得的故事，（如許多人那樣）用

山羊開始，那就愚蠢得如同未穿背心先穿上衣一般。

當然，這也足以證明彼得是非常老了，可是他實際總是一樣的年紀，所以說他老簡直是毫不相干。他的年紀是一星期，雖則許久以前就生了，可是他沒有生日，並且連可以有一個的機會都毫無。這理由是，他七天大的時候，就逃避了做人，他從窗間逃走，飛回青星吞花園去。

假如你以爲他只是一個老想逃走的嬰孩，那就證明你是完全忘記了你自己的幼年時代。當大維初次聽到這故事的時候，他確信他沒有想逃過，但是我叫他兩手按住了太陽穴，盡力回想一下，當他盡力而又盡力回想着，果然把一個想要回到樹頂上去的幼年時的希望明白地憶起了，同時還起了其他的回憶，譬如，他曾倒在牀上計劃着一等

母親睡了便即刻逃走，又如，她曾怎樣捉住他在逃到烟囪的半途中，所有的孩子，要是他用兩手用力地按住了太陽穴，都會有這樣的回想的，因為孩子們在做人以前都是鳥，他們所以在最初數週間都不免有點兒凶野，而且在生過翅膀的肩上，覺得奇痒難堪。大維就這樣對我說。

這裏我得對你們提述一聲，當我們講述故事，情形是如下的樣子。先由我講給他聽，然後他講給我聽，結果兩人所講的竟是完全不同，於是我便將他所說的加入重又講了一次，以後更繼續下去，終至於誰也辨不清是他說得多呢，還是我說得多。例如，在潘·彼得的故事裏，一些無味的話和道德的思想，是我的，雖則不是全部，因為這孩子能成爲一位嚴格的道德家，關於鳥類時代的嬰孩風習的有趣的話

，大多是大維用手按住了太陽穴盡力想着而喚起的回憶。

且說潘·彼得從那沒有門的窗出來，他站在窗臺上，遠遠地可以望見樹木，那是肯星吞花園無疑，他望見了這些樹木，登時就完全忘記了他現在是一個穿着睡衣的孩子，隨即躡身飛起，越過屋頂向花園去了。所奇怪的是，他沒有翅膀而能飛行，不過覺得那個部分癢得厲害；而且——而且——要是我們和那晚勇敢的潘·彼得一樣，能堅決地自信着自己有飛的能力，那我們都能夠飛行的吧。

在嬰孩宮和蜿蜒河間的廣大草地上，他愉快地停息下來，他第一件做的事，是仰臥着，蹴踢着。他已全然忘了他曾是人做的事，以為是連外貌也還跟當初一模一樣的一隻鳥兒，當他想捉住一個蒼蠅，他不知道所以逃走了牠，是因為他用手來捉的緣故，若在鳥自然不是這樣

的，然而他知道：這時一定已經過了閉門的時間，因為四處都有許多的仙子，他們忙得沒有餘暇注意他；他們是在預備早餐，擠牛乳，汲水，以及其他別的事，放着的水桶，使他看了覺得口渴，於是他就想喝點水，飛向圓池那裏去了。他俯下身去，將喙浸到池裏；他以爲這是他的喙，其實這自然只是他的鼻子罷了。因此只吮到了一點點的水，不像平時那般止渴，隨後他就去一試水潭，向其中撲了進去，真的鳥撲落水中後，他就豎開了一根根的毛羽，把牠啄乾，但是彼得可記不起那究竟是怎樣做的了，於是他憤憤地決了心要到嬰孩道上一株小樹上去睡覺。

起初，他在樹枝上很難使身子保着平衡，但不久也就憶起了方門，隨後便睡着了。遠在天明之前，他醒了過來，渾身一陣戰慄，自言



自語說道：「我還沒有在外面過過這樣冷的夜呢。」實際他做鳥的時候，曾在外方過過更冷的夜，但是當然誰也知道，在鳥覺得是溫暖的夜，在穿着衣的孩子還是冷的夜哩。彼得又異樣地感到了不舒適，好像很氣悶的樣子，他聽到了噴的一聲大響，他便向周圍注視，然而那實在是他自己正打了一個噴嚏，他覺得急切需要着什麼東西，但是他雖知道需要，而需要的是什麼，却苦於想不出來。原來他急切需要着的，是要他母親替他擰鼻涕，但他沒有想到這個，於是他就打定主意去請求仙子指教，仙子們是有名博識的。

有兩個仙子正彼此用手臂圍住了腰，在嬰孩道上散步，他就跳了下去向他們招呼。仙子和烏曾有點小爭執，不過若是有禮貌地問，他們也常是有禮貌地回答的，他們兩個只一見彼得就連忙逃走，使彼得

十分動怒了。另外還有一個靠在公園椅上讀一張人們掉下的郵票，當他聽見彼得的声音，嚇得急急鑽到鬱金香後面去了。

他發見凡是他碰到的仙子都逃避了他，他覺得莫明其妙。一羣正在鋸下一朵菌的工人，丟下器具逃走了。一個擠牛乳的女子翻轉了乳桶，將自己躲了進去。即刻，花園內騷動了起來，無數的仙子在那裏東奔西跑，彼此毅然地問着，誰怪膽小啊。燈火息滅了，門戶禁止出入了，從瑪波仙后宮殿的廣場那裏，傳來了一陣咚咚的鼓聲，近衛騎兵已經出發了，槍騎兵大部隊執着冬青的葉當作武器，在廣道上衝擊過來，用這些葉把路上走過的敵人刺殺，彼得聽得小人們到處叫喊着，說閉門時間後尚有人在花園裏，但是他一點也沒有想到他自己便是那人，他愈來愈覺得氣悶，且愈來愈渴望着要知道怎樣對付他的鼻子

；然而他抱了這個重大的問題在他們後面追趕着，還是枉然。膽小的人都逃避了他，雖是槍騎兵，待到他走近了過來，登上駝峰，也便藉口已看見他在那裏，急急轉身避入側道裏了。

對仙子覺得失望，他遂決心去和鳥商量，但他憶起了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，一切小樹上的鳥一見他棲下來，都飛走了，這在當時雖不曾擾亂他，而現在他懂得其中的意思了。所有的生物，都逃避着他。可憐的小彼得！他坐下來哭泣了，便是這時候，他也不知道若做鳥算是錯坐了身體部分了。不過還好是不知道，不然他就要失了他能飛的自信哩。你一懷疑能否飛行，你便要永遠失了飛的能力，鳥能飛，我們不能飛，其原由就只在他們有着完全的自信；有自信便是有翅膀。

再說，除了飛以外，沒有人得能走到蜿蜒河中那個島上去，因為

人們的船不准在那裏上陸的；島的周圍有木樁豎立在水中，每株木樁上都坐着一個鳥哨兵，晝夜不息。現在彼得是向島上飛行了，預備把自己不可思議的遭遇，在老啞·啞·沙羅門前陳述一番，他心安意穩地在島上落下，看見自己歸了家，（鳥稱島爲家），勇氣百倍了，所有他們，連同哨兵，都睡着，只有沙羅門很清醒地坐在一邊，他靜靜地傾聽着彼得的冒險事業，隨後他把他們害怕的緣故告訴了他。

「倘你不相信我說的，你就看看你的睡衣吧，」沙羅門說；彼得睜大了眼睛看看自己的睡衣，又看看睡着的鳥，他們都是一絲不掛的。

「你的腳趾有幾個拇指啊？」沙羅門咯咯帶點殘酷說；彼得看見自己所有的腳趾都是手指了，驚惶失措，這驚惶真是非同小可，把寒冷都趕走了。

「豎起你的毛羽來！」陰慘的老沙羅門說，彼得拚死命地試豎起他的毛羽，但是一根也沒有。於是他顫抖着立了起來，從站在窗臺上來，他第一次憶起了一位曾非常愛他的婦人了。

「我想我就回到母親那裏去吧」，他懦弱地說。

「再見」沙羅門使了一個怪的顏色回答說。

然而彼得可躊躇了。「怎麼不去啊？」這位長者親切地問。

「我不知，」彼得啞聲地說，「我不知我可仍能飛？」

你瞧，他失掉了自信了。

「可憐的小半人半鳥啊！」沙羅門說，他其實不是硬心腸的人，「你以後再不能飛了，即使在有風的日子也不能了，你得長住在這島上了。」

「連青星吞花園也不能去了嗎？」彼得傷心地問。

「你怎能過去呢？」沙羅門說。然他十分親切地允許彼得，要盡他的能力，把許多鳥的習慣，教會這樣一個笨相的東西。

「那麼我將不是完全的人了嗎？」

「不，」

「也不是完全的鳥嗎？」

「不，」

「那我將是甚麼？」

「你將是半人鳥，」沙羅門說，他確不愧為有見識的長者，事情結果正真如他所料哩。

島上的鳥都不慣於他的樣子。他的異樣天天逗起了他們的哄笑，

彷彿這些全是新奇似的，雖則新奇的倒還是鳥們。他們每天從卵裏出來，立刻就看着他笑了，隨後即飛去做人，而別個鳥又從別個卵裏出來；更永遠是這樣下去。在卵上坐得厭倦了的狡猾的母鳥，常對卵輕輕地私語着現在是看彼得洗臉飲水吃東西的機會了這些話，使雛鳥早一日破殼出來。

成千累萬的鳥每天把他團團圍住，看他做這些事情，恰如你們看孔雀一樣；他將他們投給他的麵包皮，不用口啣，却伸手去拿了過來，他們看了都樂得放聲大叫。他的食物，都是鳥們奉了沙羅門之命從花園裏帶來給他的。他不吃昆蟲之類的東西（這事，他們覺得他簡直是厭透了，）因此，他們便用喙啣了些麵包給他。所以，你若曾向一隻啣了大片麵包皮飛走的鳥，叫着「貪食啊！貪食啊！」現在你知道

那是不應該的；他們多半是把這帶給潘彼得的。

彼得現在不穿睡衣了，你要知道，鳥們時常問他討一小片睡衣作襯他們的巢用，他是那樣品性和善的人，所以不會拒絕他們，後來經沙羅門的勸告，這纔將扯剩下的藏了起來。然而，雖則他現在是完全裸體了，你却不能以為他是受凍了，不幸了。他總是十分幸福而且愉快，其原因是，沙羅門遵守他所允許的，教給他許多鳥的習慣。例如，動輒開心尋樂，常常真實地做事，把凡他所做的事都看做非常重要的。彼得幫助他們造巢，變得十分乖巧了；不久他就造得比斑鳩還好的，差不多有黑鳥那般工夫了，雖則還不能使黃鶯滿意；他在巢附近做一條美好的小水槽，且用手指挖些蟲給雛鳥吃，他對於鳥學也非常精通了，聞一聞風的氣味便區別得出是東風還是西風，且能看見草兒的



長成着，聽出樹幹中蟲在散步的聲音，然沙羅門做了的最善的事，是教他有着一顆喜悅的心，所有的鳥，除非你搶走了牠的巢，都有着一顆喜悅的心的；沙羅門所知道的心就只有這麼一種心，所以教彼得如何得有這種心，在他是易易的事。

彼得的心是那般喜悅，使他覺得必須終日唱歌，正如鳥爲了喜悅而唱歌一般，但他究竟有一半是人，所以需要一個樂器，於是他便製成一枝葦笛，常常在傍晚時分坐在島的岸邊，練習着風的嘯聲，水的潺潺聲，還掬住了滿手的月亮，他把這些統統放到了他的笛裏，吹奏得那般美妙動聽，以至連鳥都被他騙了，互相詢問「這是魚在水中跳着的聲音呢，也還是彼得吹着魚跳的笛聲呢？」有時他還吹着鳥的誕生，於是母鳥便要在巢裏轉了個身，看看牠已經生下了卵沒有，倘若

你是花園裏的孩子，你一定見過橋邊的一棵栗樹，那棵栗樹的開花，比一切栗樹都早，何以這棵樹獨先開了花，你也許不曾聽誰說過吧，這是因為彼得等候着夏天等得十分心焦了，就吹着夏天來了，栗樹離得很近，聽到他，被他騙了。

然而，彼得坐在岸邊出神入化地吹着他的笛，有時他也不覺沉入憂思，於是他的音樂也變得悲傷了；他的所以憂思，就只因爲他不能到花園裏去，雖則從橋拱中可以望得見牠。他知道他再不能做一個真的人，而他也不想做人，可是，啊！他是多麼渴望着能如別的孩子一樣遊玩着呀！而且不消說，像花園那樣可以遊玩的地方是再也沒有的。鳥們帶來了關於哥兒姐兒們怎樣遊玩的消息，彼得聽了眼裏泛起熱望的淚來。

你或者要奇怪，何以他不游泳過去。這原因是，他不能游泳，他也很想懂得一些游泳方法，但在島上除了鴨外，沒有誰知道游泳術，而鴨是非常呆拙的。牠們極願意教彼得，但牠們說得出的，只是兩句，「你像這樣子坐在水面上。把腳像這樣子踢開去。」彼得照樣試了幾回，總是在水踢開以前就沉下去了。他實際想要知道的，是如何能坐在水上而不致沉下去，牠們就說，想要把這麼一件容易的事情說明出來，是完全不可能的。白鵝們時常飛來停在島上，彼得就把自己一天的食物統統給了牠們，然後請教牠們坐在水上的方法，但是，一待彼得再沒有甚麼好給牠們時，這班討厭的傢伙，登時就「噓，噓，」向他發出冷嘲，顧自泅去了。

有一次，他真個地以為他已發見了到花園去的方法了，一片像飄

走了的新聞紙一般的希奇古怪的白色東西，高高地在鳥上面飄浮着。忽然，如一隻折了翅膀的鳥一般，連接打滾墜了下來。彼得嚇得連忙藏匿了起來，但是鳥告訴他說，這不過是風箏罷了，又告訴他風箏是甚麼，又說這風箏一定是從一個孩子的手裏脫綫而飄走了的。以後牠們都訕笑着彼得，因為見他那樣歡喜風箏；他非常愛着風箏，就是睡覺時候也把一隻手攬在牠上面，我想這是一件可憐而美妙的事呢，因為他的愛着風箏的理由，因為他曾經屬於一個真的孩子。

在鳥看來，這是最無價值的理由，但這時老鳥們却對他表示感激，因為他曾看護着一羣雛鳥經過德國痲疹時期，牠們還說要給他看一看鳥放風箏的光景，於是就有六隻鳥來，用喙啄住了綫端，帶着牠飛了開去；使彼得驚奇的是，風箏在鳥以後飛起，却飛得比鳥更高。

彼得叫喊着「再來一次，」牠們也就十分親善地一連來了數次，而他總是不說聲謝謝，只是叫着「再來一次！」這足見他卽在這時也還不會完全忘掉了孩子的脾氣。

最後，一個偉大的計劃在他的勇敢的心裏燃燒着了，他要求牠們，讓他吊在風箏的尾巴上再來一次，於是有一百隻鳥啄住了綫飛了開去，彼得吊在尾巴上打算等飄到花園上面時落了下來。誰料風箏忽然在空中粉碎了，要不是他捉住了兩隻怒氣沖沖的白鵝，要牠們把他帶到島上，他就該溺死在蜿蜒河裏了吧。此事以後，鳥說他們再也不幫助他那種發狂的計劃了。

然而，彼得終於因了希萊的船的幫助，得以到了花園，這事，下文使有分曉。

## 畫眉巢

希萊是一位少年紳士，長大到他所需要的程度了。他是一個詩人；詩人們是永不真正長大的，他們看不起錢財，除非是今日所需要的。希萊有着一日所需要的，而且還多出五磅來。所以，他走到花園裏的時候，他就用他的紙幣作成一隻紙船，放牠在蜿蜒河上行駛着。

紙船駛到島上是夜裏；哨兵把牠帶到沙羅門面前，沙羅門起初以為不過是平常的東西，是從一個婦人處送來的書信，說是假如他能使她有個好孩子，她是十分感激的。婦人們時常問他懇求頂可愛的孩子，倘若他喜歡那封信，他就從頭等中選出了一個給她，但倘若那封信激怒了他，他就要送她一個頂頑皮的。有時候一個也不送，有時候却

送了滿巢的；這完全看你能否引動他的歡心而定。他喜歡你把一切都由他去辦，倘若你特地聲明，希望他這回給一個男孩，他就一定會給你一個女孩的。你是個婦人也好，是個要一位小妹妹的小孩也好，時常很費力地把你的住處寫清楚。你不能想像沙羅門曾經把多少嬰孩錯送了別家裏去。

希萊的船一打開，沙羅門簡直莫明其妙了，他就和他的助手們商議。助手們先伸着腳趾以後縮着腳趾，在那張紙幣上共走了兩回，決定了這是從一個貪心的婦人送來的，她要想五個孩子。因為他們看見那上面印有一個很大的「五」字。「豈有此理！」沙羅門怒得吼哮大嚷，就把牠給了彼得了。凡漂浮到島上來的無用東西，平素都給了彼得當作玩物。

彼得卻並不拿這貴重的紙幣來玩弄，他在做普通孩子的一週間就非常精明了，所以他一看馬上就知道這是甚麼了。他想，有了這麼大批錢財，他畢竟能設法到花園裏去了，他想來想去想了種種方法，終於決定了（聰明地——我想）採取最妥善的方法。但是，第一他必得告知鳥們，關於希萊的船的價值。雖然鳥們是那般正直，不曾開口問他討還，然彼得看出牠們是惱怒了；牠們都朝着沙羅門板起陰沉的面孔來，沙羅門素以聰明自負，現在也只有脫身飛到了鳥的盡頭，在那裏把頭埋在翅膀中，神志沮喪地坐着。彼得知道，除非沙羅門與你一致，你在島上什麼事也幹不成，因此他就跟着他走去，極力鼓起他的勇氣來。

彼得之所以能博得這位有權力的老鳥的善意，也並不只因了這一



點，你要知道，沙羅門早已無心永遠幹這個差使了的。他期望着日後過個隱居的生活，他已看中了無花果林中一株扁柏的殘幹，預備作衰白老年時的棲所，度他愉快的生活，而且好幾年來他已悄悄地把他那隻襪子裝滿了。這襪子本是一個游泳者的，飄流到了島上來，這時候，裏面已裝進了百八十片麵包心，三十四個硬殼果，十六片麵包皮，一個筆拭，和一條鞋帶。沙羅門籌算着，一等他的襪子裝滿了，他就可以寬裕地享他隱居的清福了，彼得現在給了他一磅，他用尖頭的枝幹從他的五磅紙幣上截下一磅來。

這樣，沙羅門馬上就成了他的永久的朋友。二人商議了一番之後，就召集了一個畫眉大會。何以只有畫眉被招請，下文便有分曉。

在會場上出了計畫的，實際只是彼得一個人，但話却是沙羅門說

得最多，因為沙羅門一見別人開口說話，便勃然大怒起來，他先說，他對於畫眉造巢時那種超人的機智，着實是感服之至，這話一說，畫眉們個個登時喜形於色了，這正合他們的計劃，蓋鳥們整天吵鬧個不休，全都是在討論着造巢的方法。沙羅門又說：別的鳥都不用些泥土糗在巢裏，結果只落得不能容水。說到這裏，他歪着頭，神氣大有像發了一篇驚人的妙論似的；可是不巧，在這時候，黃鶯夫人不待招請自己走進了會場，用了尖脆的聲音說：「我們造巢不是爲的容水，卻是爲容卵呢。」於是畫眉們都停住了喝采，沙羅門也困窘得只是三番兩三地啜着水。

「想想看，」他終於說，「用了些泥土糗着，使得巢多麼暖呀。」  
「想想看，」黃鶯夫人叫着，「一旦水入巢裏就停積着而溺死你的

孩子！」

畫眉們頻頻用目望着沙羅門，教他給牠一個嚴厲的回答，可是他依然是不知所措。

「再去啜口水吧，」黃鶯夫人無禮地指點了說，牠的名字叫作克特，凡是叫作克特的，都是沒有禮貌的。

沙羅門就依着去啜口水，登時精神振作起來了。「倘若，」他說，「把黃鶯的巢放到蜿蜒河上，牠就要滿滲了水，破碎了，但倘是畫眉的巢，就乾得像白鵝的背凹。」

畫眉們是怎樣地鼓掌啊！牠們這纔知道了牠們何以用泥土來襯巢的緣故；等到黃鶯夫人叫着「我們並不將巢放到蜿蜒河上哩」的時候，他們就做了早就該做的事——把牠趕出了會場。於是秩序也就井然

了。接着沙羅門報告今天召集牠們來開這會的宗旨，他說，牠們的小朋友潘·彼得，牠們所熟知的，想渡過河到花園裏去的心，非常熱切，現在他就提議，要牠們幫個忙來造一隻船。

畫眉聽到了這話，登時坐立不安起來，這使彼得看了不禁爲他的計畫渾身發抖了。

沙羅門急急聲明，他說的並不是人們用的那樣繁重的船，只是一隻容得下彼得的畫眉巢罷了。

然而畫眉仍然是喪着臉孔，使彼得覺得苦悶極了。「我們是很忙的人，」牠們喃喃地說，「而且這是一件大工程呢。」

「誠如所說，」沙羅門說，「彼得自然不會叫你們白做的，你們要記着呀，他現在的景况是很好的了，他將給你們從未得過的很大的

工金，每天六便士的工金！」

於是畫眉都樂得直跳了起來，當日即着手這名聞遐邇的建造，他們日常的事情，全部都擱將起來，這時正是一年中間他們應該結婚的時期，然除了這個大巢之外，一個畫眉巢也沒有造成，因此，不久沙羅門便覺到畫眉不夠供大陸的需要了。那些在小兒車裏也還好好的，但走幾步路便氣都喘不過來的貪婪的胖孩子，就都是小畫眉；婦人們常時地要求他們，你猜沙羅門怎樣辦？他傳了個令到屋頂上，叫一班麻雀來，命牠們把卵生在老畫眉的巢裏；他把這些小鳥送給婦人，發誓說牠們都是畫眉！這一年便是後來島上所謂「雀年的」。你在花園裏碰到有些自誇的大人，大有覺得自己比實際還大的氣概，這些人就多半屬於這一年的，你去問問他們看。

彼得是一位正直的主人，每晚給他的工人發給工金。牠們一行一行地排着站在樹枝上，很有禮貌地等候着他從紙幣上割下一張張的六便士的紙片，於是他點起名來，每個鳥等點到了名字，便飛下來領取那六便士，這一定是很美的光景呢。

經了數個月的辛苦工作，船終於造成了。彼得看着牠一天一天地漸漸像一個大畫眉巢，心裏是多麼誇耀啊！從開始建造的那天起，他無日不睡在牠的旁邊，常常半夜中醒過來對牠說些甜美的事；後來船用泥襯了裏子，而且泥也乾了，他就睡到裏面去。他現在也睡在巢裏，他在裏面蜷作一團臥着，真是可愛極了，因為船的大小恰夠舒服地容着他，當他像小貓似地蜷臥着的時候，巢裏面自然是褐色的，但外面因爲是用草和小枝交織着而成，差不多是綠色的了，如果將來凋殘

了或折斷了，就預備重新葺過一層，處處還有些毛羽夾雜着，這是畫眉們建造時脫落下來的。

旁的鳥個個是妬忌得非常，說船不見得能在水上保着平衡，然而船却好好地不傾不側地浮着：他們說水難免要滲入的，然而水也一點兒也沒滲入，他們又說彼得沒有槳，這話說得畫眉們只是張皇地面面相覷，然而彼得回答說，他壓根兒用不着槳，因為他有帆呢，他裝出一副又驕傲又欣然的臉色，把那件寢衣裝成了帆的形狀拿了出來，這雖依然還是寢衣的樣兒，卻是很可以充作一幅可愛的帆了，那天夜裏月圓，鳥都睡着，他跨入了他的漁舟（如傅倫西·普勒帝先生要說的）便從島上出發了。首先，他也不知甚麼緣由，他緊捏了雙手，擡起頭來向上望了一望，隨後他便目不轉睛地向西面釘視了。

他曾和畫眉約定，先由牠們指導着作一程短短的航行，但是，他遠遠地瞧見肯星吞花園在橋底下向他招着手，他不及等候了。他滿臉通紅，但他絕不回顧；他那小小的心胸喜得砰砰地跳動，把恐怖都驅走了，在往西方航行去探訪未知世界的英國航海者之中，彼得是最不勇敢的嗎？

起初，他的船只是團團旋轉，竟致於回到出發地點來了，於是他就拿掉了一隻袖子以縮小那幅帆，不料此時突然來了一陣倒風，吹得他只是向後倒退，這危險可真不淺哩。現在他索性放下了帆，結果便被漂流向遠遠的海岸去了，那裏有一個黑影。他不知道牠的危險，但好在他還揣度着，所以他就不再張起了寢衣背着黑影進行，終至於碰着了一陣順風，把他吹向西面去了，但因為速度過快，以致幾乎衝在橋





上碎了。逃過了這個險，他安然從橋下穿過，即刻望見醉心的花園，他喜得幾乎發狂了。他試着把錨拋下去，錨是繫在鳶綫端上的石子，他發見河沒有底，因此只有再去找尋個碇泊所，他正用手探摸着進行，突然觸了暗礁，船大震了一下，把他摔到水裏去了，他幾乎溺死，然終於爬上了船，不料這時又起了一陣可怕的暴風雨，伴着的是河水洶湧的聲音，他從不曾聽過這種聲音哩。他被東西顛簸着，他的手也凍得麻痺了，不能握攏來。好容易逃出了這個危險，謝天謝地，他居然進入一個小港口了，船於是便穩靜地泛着了。

然他還不能平安無事呢，他正要混上陸去，卻看見岸上排立着無數的小人，不准他上來，尖聲地叫着要他馬上離開，因為早已過了閉門時間了。他們一壁叫着，一壁還揮舞着一片片的冬青葉子；中間還

有一隊人扛着一枝箭，這是不知那個孩子掉在花園裏的。他們預備將牠當作破城機用。

彼得曉得他們是仙子，就高聲喊說，他不是普通的人，不是想要對他們幹下些不快的事，卻是想要做他們的朋友的；他既然不見了可愛的港口，再也無心離開牠了，於是他便警告他們，要是他們真個要害損他，那是於他們將有所不利的。

這樣說了，他便大着膽子跳上岸來，於是他們統統聚了過來把他團團圍住，想一下子把他殺死，但這時婦人們大聲地叫喊了起來，因為他們已看出來他的帆是孩子的睡衣她們登時即愛着他了，看着自己的膝頭那般少，不由得傷心起來；「阿堵」事，除說是婦人的慣癖外，我再不能有別樣的說明了。男仙子瞧見他們婦人的樣子，個個都把

武器納入鞘裏，他們是非常重視婦人的智慧的。他們很有禮貌地帶他去見仙后，仙后賜他以閉門時間後得在花園中行走的特別恩典。以後彼得就能隨意到各處行走了，仙后又吩咐仙子要給他過個快樂日子。

這便是他第一次航行到花園去的情形，從古體的文句，你可以推測到這是許久以前發生了的事。但是彼得是永不長大的，假如我們今晚能到橋下去等候着他（但是當然我們不能，）那我敢說，我們一定會看見他在畫眉巢裏揚着睡衣，或划着橈向我們駛着來的吧。他用帆駛着時，他總是坐着，但用橈划着時，他就站着。他怎樣得到他那柄橈，我馬上就要講給你們聽。

還未到開門時以前，他便悄悄地回到島上去，因為他不可以讓人們看見他（他不是完全的人呢，）但這樣也給了他數點鐘的玩耍時間了

，而且他玩得和真孩子一般無二。至少他自己是這麼想，實際呢，他常常是玩錯了的，這確是一件可悲的事！

你知道，他沒有人告訴他，孩子們本是怎樣玩的，仙子們大抵都要躲到天暗纔出來，所以甚麼也不知道，鳥呢，雖則自謂能告他一大批，但一等牠們說時，奇怪的是，牠們真個知道的事竟一件都沒有。牠們告訴他捉迷藏的真相，他便常常獨個子玩着這個。然而，便是圓池裏的鴨吧，也不能說出來，何以圓池會使孩子們這樣歡喜。每到夜裏，鴨除了人們投給牠的糕餅的片數之外，日間甚麼事都忘得干干淨淨了，他們是陰沉的傢伙常常訴說着，糕餅也像牠們少年時代的樣兒了。

所以，彼得不得不由自己去發明許多的事。他常常在圓池上玩着

船作樂，但他的船只是一隻鐵環是他在草原上發見了的。當然，他不曾看見過什麼鐵環，但他很想知道你們是怎樣玩着牠的，後來他便自己決斷下了你們是裝作船來玩的。那鐵環總是即刻沉下去。但他涉着水去找牠，有時他就欣然地曳了牠沿着池邊一圈一圈地走，他傲然自得，以爲自己已發見了孩子們的怎樣玩着鐵環的法門了。

另外有一回，他看見一隻孩子的手桶，他以爲這是可坐進去的，就拚命地坐了進去，幾乎不能再出來了。他又看見了一個氣球，牠在駝峯上一上一下來回地跳着，煞像是獨個子在那裏玩耍取樂似的，他盡力追逐了一回，好容易才把牠捉住了。但他以爲牠是一個皮球，鷓鴣·其尼曾告訴他孩子們踢球的話，他於是就使勁踢牠一脚；踢了之後，他甚麼地方也找不到牠了。

他發見的東西中最可驚的，恐怕是小兒車吧。這車放在仙后的宮（這座宮在七株西班牙栗樹的圈中）的入口附近處一株菩提樹下面，彼得小心翼翼地走近牠，因為鳥從不曾對他說過這樣的東西。生怕牠是活的，他很客氣地向牠招呼，牠不回答，他便更走近一點，小心地撫摸撫摸牠。他給牠輕輕的一推，牠溜了開去，這使得他覺得牠終究還活的；但牠既已溜了開去，他也就不怕了。於是他伸手去把牠拉了一下，然這回可朝着他衝來了，他大吃了一驚，一脚跳過欄杆，連忙逃回他的船裏去了。然而，你決不能以為他是個懦夫，他第二天夜裏一手拿着麵包屑一手拿着手杖回來呢，但是小兒車已經去了，以後也沒見到別的小兒車。我曾允許給你講他那柄橈的故事，這是孩子的鋤頭，他在戈伐的井近處發見牠，他以為牠是一柄橈。

你可憐彼得弄成這樣的錯誤嗎？假如是，那我想你真是厭透了。自然，我的意思是說，一個人有時得要可憐可憐他，然若老是可憐他，那便是無禮，他以爲他在花園過了最愉快的時光了。只要你想作是過了愉快的時光，就和真個過了一樣。他只管玩着玩着，一會兒都不停息，而你呢，却常常浪費了時間去做瘋狗，或瑪麗·安尼。這兩個，他都做不來，他從沒聽到過誰在說這些呢，你以爲他爲了這樣而該給人憐憫嗎？

呵，他是歡樂的！他比你歡喜得多，正如你比你的爸爸歡喜得多，有時候，他只覺得快樂極了，便像一個陀螺似的軋軋打滾着倒下去。你可曾見過獵犬跳過花園的圍牆？彼得跳過那堵圍牆也就是那樣子。



再，你想想得笛上奏出來的音樂，紳士們夜裏徒步回家後，寫了一段新聞，說聽見花園裏有夜鶯的歌聲，但他聽到的實際是彼得的笛，不消說，他沒有母親了——至少，她於他有什麼用處？你可以爲這事替他傷心，但不可以過於傷心，何以呢？因爲下面我就要告訴你，怎樣他再訪母親。給他個機會的是仙子們。

## 閉門時

關於仙子，想要怎樣地知道，是非常困難的，惟一確知的事是，凡有孩子的地方必定有着仙子，許久以前，花園是孩子們禁止去的地方，那時候。那裏也就沒有一個仙子；後來，孩子們許可去了，當晚就有仙子成羣結隊而來。他們禁不住要跟着孩子們，但你却罕得看見他們，這一半是因爲他們白天裏都躲在柵欄後，那是不准你去的地方，一半是因爲他們十分狡猾，閉門後他們就一點也不狡猾，但閉門前，那就了不得啊！

當你還是做鳥的時候，你是很知道仙子的，在嬰孩時代，你也還記得大批關於他們的事情，你不能把牠寫下來，真是可惜哩。漸漸你

便把牠忘記干淨了，我會聽有些孩子說過，他們從來不曾見過仙子一次，倘使他們在肯星吞花園說這話，則他同時在看着一個仙子，也是很有可能的吧。他們所以被騙，是因為仙女冒充作別的東西，這是他們最詭的詭計之一。她們常常冒充作花朵，因為宮廷位於仙塢，仙塢和嬰孩道都長着許多的花，所以花是最不易引起人的注意的。她們穿得簡直同花一模一樣，且依了季節而更換着，百合花開時，穿上了白色的，牽牛花開時，穿上了藍色的，如此不斷地更換，她們頂歡喜蕃紅花和洋水仙開花的時候，因為她們總是偏好帶一點點顏色的，然鬱金香（除白的外，那是仙女子的搖籃）她們却認為是華麗的，她們有時常一連數日穿得像鬱金香一樣，所以鬱金香初開花的時候，是捕捉她們最好的時候。

當她們以爲你不看着她們的時候，她們只管活潑地跳來跳去，但  
你才一轉首望她們，她們生怕不及躲匿，馬上就站住了，動也不動一  
動，冒充作一朵花，然後，等你不知道她們是仙子走過去了，便急急  
跑回家去告訴她們母親說，她們剛才冒了這麼一個險，你記着，整個  
仙塢統統被着常春藤（她們用這些來製造她們的篋麻子油）這裏那裏  
遍處開着花，有許多固然是真花，但有些就是仙女，你真也辨不出她  
們來，但是也有一個方法，便是，先眼望別處一路走去。然後突然一  
下轉過頭來，另外一個方法，——這方法大維和我常常用的——是凝  
視着她們。經過好一會時光，她們禁不住要使動眼睛的，於是你便知  
道那確是仙女了。

在嬰孩道，沿路也有無數的仙女，嬰孩道是出名幽靜的地方，人

家稱爲仙女屢常過訪的地點。有一回，二十四個仙女冒了個絕大的險，她們是一個女學堂的學生和女教師，一同出來散步，大家都穿着洋水仙的衣服，突然女教師把手放在口上，於是大家馬上在一座空的花壇上站住了，冒充作洋水仙。糟糕，女教師已聽到的是，兩個園丁正走來要在她們站着的花壇上植些新花，他們推着一輛盛着花的手車走過來，看見花壇上已經有了花，十分吃驚。「真可憐，要把這些洋水仙拔掉！」一個說，「公爵的命令呢。」另一個回答，把車檢空之後，他們就把這寄宿學校全體掘翻，把可憐的嚇得要命的學生們放在車裏，分作五排，當然，不論教師或女生，誰都不敢開口說她們是仙子，於是她們便被運到遠遠的裝盆的小屋子裏去了，到夜裏，她們鞋也不穿從那裏逃了出來；可是爲了這事，父母們大大地吵鬧了一通，鬧

了之後，學校便廢掉了。

仙子的屋子是怎樣，沒有搜求的必要，因為她們的屋子正正和我們的相反，白天裏你可以看見我們的屋子，但你在黑暗裏就不能看見牠。反之，你在黑暗裏能看見他們的屋子，但你不能在白天裏看見牠，因為牠是夜的顏色，我不曾聽說有人，他能在白天裏看見夜。這並不是說牠是黑色的，白晝有顏色，同樣夜也有牠的顏色，只是光亮得多了。牠的藍，紅，綠，各色，也和我們的一樣，在其背後襯着光綫。宮殿全個用各種顏色的玻璃建造成，這確不愧為所有皇宮中最可愛的一座，然仙后有時還出怨言，謂平民們常窺視她在裏面做甚麼事。他們是頂好奇的人民，常把臉孔拚命地擠在玻璃上，他們的鼻子之所以大多都是塌扁的，也就因為這緣故，街道有數里之長，非常曲折，

兩側有用光艷的毛絲鋪成的小徑。烏常偷了毛絲去做巢，但現在已派有一名警察在一端駐紮着。

仙子和我們之間最大的不同處，是他們從不做些有用的事情。第一個嬰孩第一次笑的時候，他那笑聲碎成百萬塊，一塊塊到處跳躍着。這便是仙子的起源，你知道，他們看來似乎非常忙碌，好像是一刻兒工夫都不肯浪費似的，但是你倘若問他們究竟忙些的甚麼，他們就啞住口，半句話都說不出。他們簡直是甚麼都不懂得，凡他們所做的事，都是虛假的。他們有一個郵差，然他除了聖誕節那天帶着小箱子來以外，平時從不過訪的；他們雖有道道地地的學校，但裏面甚麼也不教的；最年輕的孩子是主要的人，常被選出來當作女教師，當她點了名以後，他們統統都走出去散步，再也不轉來。很可注意的事是，

仙子家族裏，最年幼的常是主要的人，普通做王子或公主；孩子們記着這事，以爲在人們中也一定是這樣，他們之所以見到母親私下在柳枝編的搖籃上裝飾着，新的繖邊常常就心裏不安起來，也就是這個緣故。

你也許見到過，你的小妹妹頂喜歡做你母親和保姆不要她做的種種事情——譬如，當坐時，她偏要站，當站時，偏要坐，當睡時偏要醒着，或者，穿着頂漂亮的衫子，卻在地板上爬，等等。你也許斷定這些些淘氣，其實不然，這只是她看見仙子那樣做她也就着那樣做罷了，起初她模仿着仙子的行動，要使她能像人們樣地行動，大約需兩年工夫。她有時大發脾氣，那看起來真是嚇死人，通常人就說那是出牙齒，其實並無其事，這是難怪她生氣的，她說着清清楚楚的話，可



是我們簡直一點都不懂得。她是說仙子的話呢，她說一聲「可」表示「給我這個馬上！」說一聲「×」表示「爲甚麼你戴這樣可笑的帽子？」這時別人都未懂得，而做母親和做保姆的卻先懂得了，這就因爲她們和嬰孩厮混得久了，也略略懂得仙子的話了。

最近，大維兩手緊緊地抓住了太陽穴拚命地追想着仙子的話語，他想起了許許多多的仙子話語，要是我不忘掉，我有朝一日當把牠說給你們聽聽。他在做畫眉的時候，曾聽過這些話語；雖經我暗示了說，他追記起來的說不定當真是鳥的言語，但他說不是的，因爲這些話語都是關於玩耍和冒險的，鳥只談論造巢，不談別的。他又清清楚楚地憶起來，鳥常常好像店口窗前的婦人一般，一處一處地走過去，眼注着各種的巢，說着「這不是我們的顏色，親愛的，」用柔輦的襯

裏怎樣呢？」「但這耐用不呢？」「多麼討厭的鑲邊！」等等一類的話。

仙子個個是優秀的舞蹈家，因此嬰孩們最初做的事中有一件，是做着手勢要你跳舞給他看，你依着做了，他就歡呼起來。仙子們在空曠地方，所設仙人輪上，舉行他們的大舞蹈會。其後數週間，你還能看見這個輪在草地上。他們開始舞蹈的時候，這輪還沒有的，但他們團團地轉圈兒，跳着圓舞，於是輪便作成了。有時你會看見些蘑菇在輪中間，這是仙子的椅子，僕人們忘記了收拾去的。這些椅子和仙人輪，便是這班小人留下的唯一的露跡。要不是他們這般歡喜跳舞，一直跳到開門的瞬間才肯罷休，他們也會得把牠收拾了去的吧。大維和我有一回就看見一個仙人輪，還暖烘烘的。但是也有個方法，可以察覺出舞蹈會的將要舉行，你總知道，那塊揭示板吧，那是告你今天

花園幾點鐘閉門的。嗚，這班詭計多端的仙子，逢着那晚有舞蹈會，有時竟就鬼鬼崇崇地去換掉那塊板，於是，譬如，本寫作七時閉門的，便變作六時半了。這就能使他們得以早半小時開始了。

在這樣的一晚，倘若我們能如那有名的美伊米獨個子留在花園裏，我們便看得見美麗的光景了；數百可愛的仙子急急地赴會，結了婚的，腰間圍着結婚指環；紳士們統統穿着制服，掠起婦人的長裾，火把手領頭走，手裏執着冬天的櫻桃，那是仙子的燈籠，在更衣室，他們穿上了他們的銀拖鞋，領取外套的票子；花朵都從嬰孩道傾流過來參觀，他們很受歡迎，因為他們能借些針給他們用；飯餐筵席上麥波仙后據着首席，大臣在她的椅子後面侍候着，手裏拿着一個蒲公英，當陛下想要知道時間時，他就把牠吹奏起來。



檯布跟着節候而變更，五月時候，他用栗花來製成。仙僕們製造檯布方法是這樣：許多男僕們攀上樹去，搖動樹枝，於是花便宛如雪花一般紛紛落下，然後女僕們疾拂着長裾把花朵掃攏來，直至恰像塊檯布爲止，這便是他們製造檯布的方法。

他們有真的酒杯，還有三種真的果子酒，卽酸梅酒，小藥酒和蓮香花酒，仙后斟着酒，但瓶子是怪重的，她只能裝做斟着。開始先用只有三辨士那樣小的牛油麵包，最後用小得沒有碎屑的糕餅，仙子們都圍了檯子在蘑菇上坐着，開頭他們倒還規規矩矩的，常背過臉去咳嗽，但只一會兒，便不這樣規矩，把手指伸到牛油裏去了，他們的牛油是從老樹的根裏取來的，粗莽的傢伙居然爬上檯布來，用舌舐食砂糖或別的好吃的東西。仙后看見這光景，便命令僕人把東西收拾去，

於是宴會便散了，大家都去舞蹈去，仙后在前走，大臣在後面跟着，手裏執着兩把小壺，一壺盛着牆花的汁，一壺盛着萎蕤的汁。牆花的汁用來救治那些暈倒的舞蹈者，萎蕤的汁來敷擦打傷。他們很容易打傷，而當彼得的笛子吹得愈吹愈快的時候，他們也跟着跳得愈跳愈快，竟至暈倒地上。不用我說你也知道吧，彼得現在是仙子的樂手了。他坐在仙人輪的中央；他們如今要是沒有他，簡直不能夢想愉快的舞蹈，凡真正開氣人家所發出的請帖，角頭上都寫着「彼得」二字。他們又是知恩的小人物，所以在公主成年慶祝舞蹈會（他們到第二次生日就算成年，而每月都有生日）上。他們就給了他的心願。

他們是這樣子給他心願的，仙后命他跪下，對他說，他吹得這樣好的笛，她要給他的心願。於是大家統統在彼得的周圍聚集攏來，要



他說的是甚麼心願，但是甚麼是他的心願，他自己都不明白，他躊躇了好一會兒。

「倘若我要回到母親那裏去，」他終於說了，「你能給我這個心願嗎？」

這個發問使得他們惱了，倘使他回到他母親那裏去了，他們豈不是便沒有人奏樂了嗎？因此仙后傲然地翻起了鼻子，說道：「呸！你放膽更求個大的心願。」

「這可還是小的心願嗎？」他問。

「小得只有這麼小，」仙后把兩手放近，回答說。

「那麼大的心願有幾多大呢？」他問。

她用她圍裙把牠量了給他看，果然牠是長得很可觀。



於是彼得沉思了一會，說，「那麼，好罷。我想你就給我兩個小的心願抵作大的一個吧。」

當然，仙子不得不承諾他，雖則她的伶俐慧巧將他們驚倒了。他說他第一個心願是要回到他母親那裏去，不過要是他發覺她使他失望了，他有權利再回到花園來。第二個心願呢，他就暫時保留着。

他們極力勸阻他，甚至竟還從中作梗。

「我可以給你飛到她那裏去的力，」仙后說，「但我不能替你開開門戶。」

「那扇我從牠飛出去的窗子，一定開着的，」彼得很有把握地說，「母親希望我能飛回去，把窗戶永遠開着呢。」

「你怎麼知道？」他們十分詫異地問，實際，怎麼知道，彼得不

能說明。

「我只是知道。」他說。

他固執着他的心願，因此他們只得允許了。他們是這樣子給他飛的能力的，他們都在他的肩上輕輕地抓着，即刻他就覺得那部分奇癢得難堪，於是他身體便離地升起，愈升愈高，不一會，便飛出花園。飄過了許多的屋頂。

那真是多麼愉快呀，使得他不肯直向他的家飛去，竟掠過聖保羅寺院，一直到水晶宮，然後由那條河和攝政公園轉回來，等得到了他母親的窗前的時候，他就決下心來，第二個心願要做一隻鳥兒。

他說的真不錯，窗子大大地開着，他翩然飛入，他母親正躺在那裏睡着，彼得悄悄地在床腳的橫木上停下來，朝着她端詳了一番。她

頭枕着手躺着，枕頭的凹處覆着她櫻色波狀的頭髮像是鳥的巢。母親常在夜間給頭髮以休息日，這事他雖久已忘掉，而此刻卻記起來了。她的睡衣的皺邊多麼美麗啊！她是這般好看的母親，他覺得非常愉快呢。

但她神色憂傷，他知道她何以神色憂傷。她的一隻臂膀動了，好像是要抱住甚麼似的，他知道她要抱的是甚麼。

「啊，媽呀——彼得自言自語說，「如果你知道是誰正在床腳的橫木坐着……」

她的一雙脚<sup>形</sup>攏成一座小小的堆子，他輕輕地把牠撫摩了一下，從她的臉色上，他可以察出她是歡喜如此的。他知道，只需他輕輕地叫一聲「媽」，她馬上就要醒過來的，母親們總是這樣的，要是有孩子叫

了一聲她的名字，她就馬上醒過來，於是她就狂喜得失聲大嚷，把他緊緊地抱住，這光景在他看來是多麼可愛啊，然而，啊！在她看來又是多麼美妙動人啊！我恐怕彼得是這樣想呢，他回到他母親那裏；他毫不懷疑他是把婦人能有的最大的滿足給了她了。他想，世間再沒有比有了自己的孩子更爲榮耀的事了，做母親的多麼以孩子自誇啊！而這也是十分正當的，當然的。

然而彼得何以在橫木上坐得這麼長久呢？何以不告訴他母親他已經來了呢？我真不願知道這事的真相，原來他是抱着兩種心思坐在那裏的呢。他有時戀戀地望着他母親，有時竟戀戀地眺望着窗子。再做她的孩子，確是愉快的。但另一方面，那在花園裏過的日子又是怎樣的啊！他可能擔保他還歡喜再穿上衣服嗎？他急急離開了床，走去抽

開幾隻抽屜來，要看看他從前的衣服，衣服都仍放在那裏，可是怎樣穿上牠，他却記不得了，譬如說，襪子是穿在手上呢，還是腳上的呢？他正在試着把一隻襪子穿在手上，他遭了個大大的危險，也許是抽屜「軋」地響了一聲吧；無論如何，他的母親是醒了，因為他聽見她呼了聲「彼得」，那聲音彷彿是言語中最可愛的言語。他坐在地板上動也不動，屏住了氣息。奇怪着她怎麼知道他已回來。要是她再呼了一聲「彼得」，他就想叫道「媽媽」，朝她跑過去，可是她再也不作聲，只是輕微地呻吟了幾聲，他再向她窺視時，只見她一雙淚滴掛在臉上，重又入睡了。

這使得彼得感得非常悲苦，你猜他第一下做的甚麼事？他坐在床腳的橫木上，用他的笛子，給他母親吹出一首美妙的搖籃歌。他打定

了主意，用他母親呼「彼得」的樣子來吹奏這首曲調，非到她臉上露出幸福的表情，他決不停止吹奏。

他覺得自己吹得那麼巧妙，至於他幾乎禁不住要去喚醒了她，好聽她說「啊，彼得，你吹得多麼美妙啊。」然而，此刻她顯得寬慰些了，他就又朝着窗子投了一眼。你不可懸想他是要想飛去而永不回來，他滿心要作他母親的孩子，只是要不要就從今晚開始，還猶豫不決，懊惱着他的是第二個心願。做鳥的心願他已不再想了，但是不去請求第二個心願。似乎又覺太暴棄了：而不回到仙子那裏，他自然無法請求這個。又倘使他把請求心願的事拖延得太久了，怕也是不妙的。他暗自問着，像他這樣願自飛走了，也不向沙羅門辭一個行，豈不是太無情了罷；我只要坐着我的船再航行一次，「他渴望地向睡着的母

親說，他和她討論着，好像她能聽到他似的。「拿這件冒險事業去講給烏聽，是很堂皇的吧。」他乖巧動人地說，「我準定回來的，」他正正經經地說，而且也這樣地打算着。

你知道，到頭他還是飛走了，兩次他從窗子轉回來，想和母親接個吻，但他生怕接了吻狂喜起來，許要驚醒了她，所以臨了他只是在他笛上給她吹奏了一個可愛的吻，隨後即便飛回花園去了。

許多的夜過去了，許多的月也過去了，他還不會向仙子請求第二個心願，何以他耽延了這麼許久，我也不甚明瞭。一個原因是，他得要辭了許多的行，不僅對他的密友，且對無數他所依戀的地方。於是他作了最後的航行，又作了最最最後的航行，又作了最最最後的航行……此外，尚有許許多多的送別宴會歡送他。而另外一個安心的

原因是，橫豎無須急急乎，因為他母親決不會待他待得不耐煩起來的。後面這原因却使老沙羅門不悅了，因為這簡直算是鼓勵鳥去拖延着作事。沙羅門立有幾條很好的格言，用來鼓勵他們耐勞工作，例如「不可以爲明天還來得及做，便把今天的事拖延了，」在這個世界，是沒有第二個機會的，「然而如今彼得延一日，而也沒有甚麼多事出來。鳥們互相把這事指摘了出來，便陷於怠惰的習慣了。

但是，你要記得，彼得雖則這樣遲遲不回母親那裏去，但回去的決心是堅決的。他對於仙子十分小心，這便是最好的證據。他們熱切地望着，他能留在花園裏，給他們吹奏笛子，爲了這事能實現，他們便想盡方法騙他說出「我願草不這般地濕」一類的話來，有的還故意地不照拍子亂跳亂舞，巴不得他說「我真願你能按着拍子跳！」於是



他們便要說，這便是他的第二個心願。但他暗知他們的計劃，雖則常常開口說「我願——」却總是即刻止住了。這樣就直到他終於大着膽子向他們說：「現在我願永遠回到母親那裏去，」這時他們就只得輕抓着他的肩，讓他走了。

結果他急急地走了，因為他夢見他母親在哭泣，他知道她哭是爲的甚麼心事，他也知道，只需她可愛的彼得的一抱，馬上就可使她掀開笑臉來。啊！他確信是這麼樣的，他那麼地熱望着被撫育在她的臂膀裏，所以這回他一直朝着那永遠爲他開着的窗子飛去了。

但是窗子却是閉着，而且還上了鐵門，他朝裏窺探，只見他母親安然地睡着，臂膀裏還摟着另一個小嬰孩。

彼得叫着「媽媽！媽媽！」可是她聽不見；他又用小小的手足敲

着鐵門，也沒用。他只得一路啼啼哭哭飛回花園。以後他就再不見親愛的她了。他打算要做她的怎樣一個好孩子的啊！啊，彼得！幹下了大錯事的我們，待到第二個機會來時，所做的是怎樣地不同了啊。但沙羅門是對的——世間沒有第二個機會，給與我們大多數人。等我們到了窗子，那已是閉鎖的時候了。鐵門終生門上了。

## 小屋子

誰都聽說過肯星花園裏那所小屋子，這是仙子給人們建造的全世界中惟一的屋子。但除了三四個人以外，沒有誰真個看見過這所屋子。這幾個人非但看見過，且還在裏面睡覺過，而除非你曾在裏面睡過，你是決不能看見牠的。原因是，你臥下的時候，屋子還是沒有的，但等你醒過來跨步出去，那時牠才有了。

有一種方法可使每個人都能看見牠，但你們所看到的，並不真個是那所屋子，却不過窗間的燈火罷了，你們在閉門時間後，看見那燈火。譬如說，有一回我和大維看了默劇回來，途中他清清楚楚地看見牠在遠遠的樹林中間。奧利伐，貝里有一夜很晚還留在聖殿——這是

他父親的事務所的名字——裏，也看見牠。還有安祺拉·克拉，因為可以在店裏喝茶而喜歡拔牙的那個孩子，她看見數百顆燈火聚在一起；這一定是仙子在那裏建造房子，因為他們夜夜都要建造房子的，而且常常建造在花園裏不同的地方。她覺得有一顆燈火比別的都大，不過她還不能十分確定，因為一顆顆燈火都到處跳躍着，所以較大的燈火說不定還有別的一顆。但倘若是一顆這是一顆是彼得的燈火，許多的孩子都看見過燈火，所以這實在是無足輕重的。但美伊米·孟納林是有名的一位，這屋子第一次便是為她建造的。

美伊米是一位常常奇離古怪的小姑娘，她變得古奇是在夜間，她年紀是四歲，在白天裏她是普通的孩子。她的哥哥多尼，是一個六歲大的高超的孩子，他留意着她的時候，她覺得很歡喜，她正正經經地

敬重他，她試想模仿他，可是失敗了，他向她擠着推着，她不惱怒，倒反甘言奉承，又她打棒球的時候，她會不管球已在空中，顧自停住了指給你看她是穿着新靴子，在白天裏，她完全是普通的女孩子。

但夜幕一經下來，好誇口的多尼便失了對美伊米的輕蔑之念，恐怖地望着她了；事情是無足怪的，跟着黑夜的到來，她臉上現出了一種顏色，我只能說牠是詭譎的顏色；和多尼的不安的閃閃的雙眼顯著地對照了起來，可說是沉着的顏色，這時他便把他心愛的玩具一一贈給了她（不過第二天早晨他常從她拿回去的，）而她呢，浮着使人不安的微笑把牠接受了。他變得這麼阿諛她，而她變得這麼怪幻，這原因（略言之）是他們知道了他們就要被打發去睡覺了。美伊米變得駭人，便是這個時候，多尼懇求她今晚千萬不要那樣，母親和黑人保姆

恐嚇她，但美伊米只漏出了攪亂人心的微笑，一會兒，只留着他們和夜燈在那裏了，她就在那裏跳起，叫道：「噓！那是什麼啊？」多尼懇求她，「沒有甚麼啊——不要這樣吧！」同時把被拉過來蒙住了頭。「愈來愈近了，」她叫着，「啊，看吧，多尼！牠用角來觸動你的床了——牠鑽進來捉你了，啊，不得了，多尼！」她這樣不住地喊着，直喊得他穿着褲連衣一路驚號着跑下樓去。等他們上來想把美伊米鞭打一頓，他們常常看見她恬然地睡着——你們知道，這不是假寐，却是真個地睡着呢；而且看來真像個頂可愛的小天使，這樣據我看來，便把事情弄得幾乎更糟了。

但是，他們到花園裏去，自然是在白天裏，這時多尼就喋喋絮絮地最會說話，從他的口氣，你可以猜想他是一個非常勇敢的孩子，對

於這事沒有誰更像美伊米這般引以為榮的。她真想她有一張執照。證明她是他的妹妹，他告訴她懷着他常常有的顯赫的堅決心，說他打算揀一天在閉了門後獨自留在花園裏，這時她比甚麼時候都更加讚嘆他了。

「啊，多尼！」她用了十二分的尊敬說，「但仙子將要動怒的吧！」

「是呢，」多尼不在意地回答。

「也許，」她慄然地說，「潘彼得得將要給你坐一坐他的船吧！」  
「我要叫他給我坐呢，」多尼回答。無怪乎她對於他這般地引以為榮！

但他們真不該公然說得這麼響亮，因為，有一日他們竟被一個集

枯葉的仙子聽到了，這班小人物就用這些枯葉來編織夏日的帳幔的，從此以後，多尼便成了注意的人物了。他正要坐在欄杆上，仙子們先把牠鬆了，於是他就臉朝天地跌了下來；他們攆住了他的鞋帶，把他絆倒在地，又賄賂了鴨夫把他的船沈了。你在花園裏所遭際的一切歹事，幾乎都是因仙子對你懷了惡意而起的，所以你談論到他們的時候，總要小心纔是。

美伊米是歡喜定着日子做事情的一種人，但多尼可不是這種人，當她問他那一天預備在閉門時間後獨自留在花園裏，他只是回答，「早晚總有一天；」究竟是那一天，他確實是茫然，只除了她問「今天是麼？」他常能確答說今天倒不是的。所以她知道他是在等待着美好的機會來。



這樣便到了一個午後，那時花園整個蓋上了白雪，圓池裏凝着一層冰；還薄得不夠溜冰，但你至少可破壞了明天的溜冰而去投石子，有許多活潑潑的小男女孩子就正在投着哩。

多尼和他的妹妹一到了花園，他們便想一逕走到圓池那裏，但保姆說必須先急走一回，她說着就瞥了一下揭示板，看看今夜花園何時閉門。板上寫着五時半，可憐的保姆！她是個因了看世上有那麼多潔白的孩子而笑個不休的人，但那天她却不格外多笑。

他們走上嬰孩道，繼又轉回來，他們又到揭示板那裏時，她看見此刻寫着的是五時閉門，大大地吃了一驚。但她不懂仙子的詭計，故也就無從知道（像美伊米和多尼即刻就會知道一般）是仙子把時間改了，因為他們今晚將有舞蹈會舉行。她說他們現在只有走到駝峰頂上

和回來的工夫了，當他們兄妹兩個跟她輕快地走着，她一點也沒料到有甚麼正震撼着他們的小心胸。你知道，觀看仙子舞蹈會的機會已經來了。多尼暗自想着他再不能希望更好的機會了。

他不得不覺到這個，因為美伊米都爲了他明白地覺到了。她那雙熱望的眼睛向着他問「是今天麼？」他喘了喘氣，領首示意，美伊米暗地裏把自己的手放到多尼的手裏，她的手是灼熱，但他的却冰樣冷了。她做了一樁煞是親切的事；她把自己的圍巾拿下來遞給了他。

「你一定覺得冷呢，」她這樣耳語，她的臉孔是火樣紅的，但多尼的可顯得非常陰沉了。

他們在駝峯頂上轉身時，他向她耳語，「我怕的保姆要看見我，所以我不能實行呢。」

美伊米比一向更加讚嘆他了；他除怕保姆外，甚麼都不怕，不管世上有那麼多不可知的可怕的東西；她於是大聲說：「多尼，我要和你賽跑到大門，」接着是一句耳語，「那麼你好去躲了起來了，」於是兩個一起跑了。

多尼本很容易追過她，但這一回他這般地一忽間便跑過去了，是她所從未見過的；她確信着他這樣急急乎定爲的是好從容地去躲了起來。一勇敢啊，勇敢啊！」受了一種可畏的衝動，她的溺愛的眼睛在泣了。然她的英雄竟不去躲藏，却跑出大門去了！看見這可悲的光景，美伊米呆然地站住了，彷彿有滿襟的心愛的珍寶突然全數掉落了一般，因了輕蔑之念，她哭也不能；反對一切動輒啼哭的懦夫的心，油然而生，她便跑到戈伐的井旁邊，代替多尼在那裏躲了起來了。

保姆走到門口，看見多尼遠在前頭，她就以為另外一個也一定跟他在一起，便願自出門去了。薄暮的微明罩住了花園，數百的人都走了出去，連最後一個人，這個人常常總要跑出去的，然而美伊米沒看見他們。她緊緊地閉着眼睛，滿眼膠着熱淚，她張開眼來時，覺得有甚麼冷冰冰的東西爬上了她的腿，爬上了她的臂，且墜入了她的心裏。這是花園的靜寂。隨後她聽見「啾」地一聲，於是從別處又「啾」地一聲，於是遠處也「啾啾」地響着。這是門的閉鎖。

最後的一聲「啾」剛才消失，美伊米便清楚地聽到一個聲音說：「那麼好了，」這是一種木質的聲音，似乎是從上方傳來，她抬頭一望，只見一株榆樹正張開了臂膀在打着呵欠。

她正想說：「我從不知道你竟會說話的呀！」忽然又一個金質的

聲音似乎從井的柄杓出來，對榆樹說，「站在那樣高的地方有點兒冷罷」？於是榆樹回答說，「也不怎樣冷，不過一隻腳站得久，覺得麻痺了。」說了他便使勁地揮了一揮臂膀，煞像馬車夫將開車時把手揮着的樣子。美伊米看見其他許多高的樹木都做着同樣的事情，吃驚可真非小，她偷偷地逃到嬰孩道上，留神地蹲伏在一株米諾加冬青樹下面，那冬青只聳一聳肩，似乎沒有注意到她。

她一點也不覺得寒冷，她穿着一件朽葉色的外套，頭上還蓋着頭巾，所以除了可愛的小面龐和捲髮外，甚麼都看不見。她身體的其餘部分都深深地隱藏在許多溫暖的衣服裏頭，使得她樣子看來倒像一個皮球，她腰圍大得有四十吋光景。

嬰孩道上有許多事情正不斷地在發生，美伊米剛才走到那裏，便



看見一株木蓮和一株波斯的紫丁香跨過了欄杆，動身作急行的散步去。他們走起路來踉踉跄跄地，但這是因為他們用了拐杖的緣故，一株接骨木蹣跚地橫過小徑，和少年的棍棒們在那裏談閒天，他們都有着拐杖；拐杖是繫在少樹和灌木上的竿子。在美伊米眼裏，他們都是些十分熟識的東西，但至今夜爲止，她從來不知道他們是做甚麼用的呢。

她探頭向小徑窺視，看見了第一個仙子。他是街上的仙孩，跑到小徑上來關閉那些哭樹的。他關閉哭樹的方法是這樣：他在樹幹上按一下彈簧，於是樹便像洋傘一般合了攏來，落下的積雪把下面的小草本都沖倒了。「啊，你這頑皮的頑皮的孩子！」美伊米不覺怒氣沖沖叫出，因她知道，在別人耳朵邊拿着一把滴水的洋傘，是怎樣一回事。

僥倖那惡作劇的傢伙已經走遠，沒有聽到，但菊花聽到了她，譏刺地說，「噓，噓，這是甚麼東西？」這話說得她不得不走出來，露出一露面。這一來便把全體植物界弄得不知所措了。

「這自然不關我們事，」大家唧唧噥噥低聲談論了一會之後，檀木這樣說，「但是你總知道的吧，你是不該留在這裏的，說不定我們就可以把你在仙子面前告發了哩；你以爲怎樣呢？」

「我以爲你們不應該，」美伊米回答說，他們被說得那樣窮窘，就生生氣氣地說：「跟她沒有什麼可爭，我不勞你們的駕，」她向他們鄭重地說：「倘使你們以爲這是不對的，」這話說了以後，他們自然找不出更好的話說了。他們於是說「可嘆啊，」又說「世間乃是這



樣的，「原來他們是很能諷刺的。但她爲了那些沒有拐杖的很覺得耿耿於懷，她和氣地說，「在我未赴仙子的舞蹈會之前，我很願意帶你們去散散步，一次一個人；你們可以靠在我的身上。」

他們聽了都拍手，隨後她便扶護着他們走上嬰孩道又走回來，一次一個，對於柔弱不堪的使用手腕或手指把牠圍着，腳脛太可笑了的，她便把牠弄正過來，對於外國的樹木也一樣有禮。如同對英國的一般。雖則他們說的話她一句也不懂得。

大致說來，他們還算是懂禮貌，雖則也有啞唔着，說她不將他帶到再遠一點，如娜西，克萊思，它洛西等一樣，還有別個竟用東西刺痛她，然這却也確不是故意爲難；她是那樣一位體面的女郎，不好意思哭出來。她走得很是累了，切望着脫身到舞蹈會去，然恐懼的心却

早已沒有了。她不復感得恐怖的原因是；此刻已是黃昏時分了，你總記得，美伊米到了黃昏常常是頗奇離古怪的。

他們現在不願放她走了，你看，他們警告她說，「萬一仙子見了你，他們將加害于你呢——把你刺殺，或強迫你看護他們的孩子，或竟把你變作常青櫟一類的討厭東西。」他們這樣說着，一壁裝出憐憫的神情望了望一株常青櫟，因為冬天時候他們十分羨慕常青的樹木。

「哦，啊！」櫟木譏刺地回答，紐子扣到頭頸，站了看着你們這班傢伙被剝得赤條條在寒風中打抖，多麼有趣啊！」

這話說得他們十分不高興，雖則他們也算是咎由自取，他們給美伊米描出了種種危險事情的非常陰慘的光景，如果她執意要去，這種

危險事情是一定要碰到的。

她從紫榛聽得說，目下宮廷不像平時那般興高采烈，原因是在聖誕。維菊公爵那顆惱人的心。他是東方的仙子，得了可怕的病，即戀愛不能症，他曾在許多國裏試過了許多女人，總是不能跟她們中那個發生愛情，統治花園的麥波仙后自信她的宮女們一定能夠迷住他，可是啊，他的心，據醫生說，總是冷着的。這位性子很急的醫生是公爵的御用醫生，每個女人進見了之後，他即刻伸手去探試公爵的心，隨後總是搖搖他的禿頭吶吶地說，「冷的，完全冷的。」麥波仙后當然覺得十分失面子，她先命令朝臣們哭泣九分鐘，試看其結果，接着責罰愛神，下令要他們戴上小丑的尖帽子，不到他們把公爵的凝凍了的心溶化了，不許脫掉。

「我真想去看一看愛神戴着可愛的小丑的尖帽子哩！」美伊米喊着，即便跑了開去，預備輕率地去探望他們一下。因為愛神頂恨有人訕笑他們。

要想察出仙子的舞蹈會在那裏舉行，常是易易的事，因為在舞蹈場和花園中熱鬧的地方之間。總是鋪張着一條一條的絲帶，為的給招請來的仙子踏着走來不致弄濕了他們的舞鞋。這一夜絲帶是紅色的，在白雪上映了起來真是美麗極了。

美伊米沿着一條絲帶走了一會，沒有碰到誰，但是最後，她看見仙子的馬隊行列走近來了。使她吃了一驚的是，他們似乎從舞蹈會回來了；但時間已經急迫，她只有屈轉了膝，伸出了臂膀，冒充作一把公園椅子，好避去他們的眼目。行列前面是六個騎兵，後面也是六個

；中間步行着一位穩重的婦人，穿了一身長裾的衣服，長裾由兩個侍童牽着，一個可愛的女郎斜倚在裾上，彷彿那是一把椅子；貴族仙子就這樣子遊行着。她穿的是金雨色的衣服，但最可羨慕的地方是她的頸項，那是蔚藍的顏色，天鵝絨的質地，所以照映得金剛鑽的項鍊粒粒生光，簡直不是白的頸項所能做到的。出身名門的仙子，刺了皮膚，讓蔚藍色的血液流出，把頸項染遍了，這才獲得了這般可嘆賞的結果。你眞也想像不出這般眩目的東西。除非你曾在寶石商的飾窗裏看見過婦人胸像。

美伊米又見到全馬隊騎士彷彿都惱怒着，拚命地翻起了鼻子，高得不能再高，她斷定這一定又是一回醫生說了，「冷的，完全冷的」了。

她照了絲帶走到了一處，路變成人架在涸塘上的一座橋，一位仙女跌落在這塘裏頭，攀登不上來。美伊米很親切地把她打救出來，起初這位小女郎還怕着美伊米，但不久便坐在美伊米的手上快樂地談笑了。說明了她的名字叫作勃婁呢，又說自己雖只是個窮苦的街頭歌人，却正要赴舞蹈會去的，看看公爵可能中意她。

「自然，」她說，「我並不漂亮，」這使得美伊米很不愉快，因為這個率直的小人物，作仙子而論，實在是平凡得很。

要找句話語回答，倒是困難。

「我知道，你以為我沒有希望的。」勃婁呢支支吾吾地說。

「我倒不以爲那樣呢，」美伊米謙恭地回答；「自然，你的面孔確稍平凡一點，但是——」這真個地把她難住了。

幸而她憶起了她的父親和商品陳列所的事情，父親曾有一回到時髦商品陳列所去，陳列的第二天，全倫敦最美麗的婦人爲了兩個半先令都在那裏出首露面，但父親回到家裏，並不對美伊米的母親感到不滿，却是說：「你真也想不到，親愛的，再見平凡的面孔是怎樣地寬心啊！」

美伊米重述了這個故事，竟大大地振起了勃婁呢的勇氣，公爵將會看中她，她真個再不稍爲懷疑了。於是她便對着美伊米喊說千萬不要跟了來，免得仙后看見要危害她，顧自急急在絲上奔去了。

但是美伊米被好奇心驅使了前進，一會兒卽在那七株西班牙栗樹處看見了奇異的光亮。她匍匐前進，終至和光亮十分接近了，於是她從木樹後面窺視着。

這光亮高出地上，和你的頭差不多高，由無數螢火蟲互相牽纏了而成，正好作爲燦爛奪目的天蓋，遮住在仙人輪上，幾千的小人站着看熱鬧，他們站在蔭處，和那班在光輪中的輝煌的人比起來，呈着淡褐色；光輪中的人光亮得使人目眩，美伊米每個回眺着他們，總禁不住要起勁地睜動眼睛。

聖誕·菊花公爵就連一分鐘也不發生愛，這在美伊米覺得是驚訝甚且是惱怒的事。然這位陰沉的大官老還是不發生愛，這你可以由下面幾件事情看得出來：仙后和朝臣們的慚愧的顏色（雖則他們裝着毫不介意的模樣；）被帶到公爵面前求嘉納的女人們，一聽到教她們退出，便聲泪俱下的那光景；還有公爵自己陰沉得可怕的臉色。

美伊米也看見神氣十足的醫生在探摸着公爵的心，也聽到他的那



句口頭禪，她特別爲愛神們耿耿不樂，他們戴着小兵的尖帽子站在人目不到的地方，每回聽到，「冷的，完全冷的，」便垂下了他們羞恥的小頭。

她沒有看見潘彼得，覺得意興索然，他今天何以遲遲不來，我此刻不妨告訴你們。因爲他的船在蜿蜒河上陷入浮冰之中，他用了那柄堅實的槳才敲打出一條危險的路來。

仙子們到底少不了他，因爲他們不能舞蹈，他們的心是那麼沉重呢。他們憂鬱時便忘了步法，歡樂時才重憶起來，大維告訴我說，仙子從不說「我們歡樂啊，」他們說是「我們舞樂啊。」

此刻，他們真個顯得不舞樂的樣子，突然觀場的羣衆中起了一陣笑聲，原因是由於勃婁妮，她剛才走到，力說着她有被帶到公爵跟前

去的利權。

美伊米熱望地引領向前，看看她的朋友究竟遭遇到甚麼，雖則她是覺得毫無希望；除了勃婁自己以外，沒有誰覺得有一點兒希望的，然而勃婁絕對地自信着。她被引到公爵跟前了，醫生毫不在意地伸手放到公爵的心上，爲便利起見，僅在他金剛石的襯衫的裂縫間一觸，便開始機械地說「冷的，完——」，突然，他停住了。

「這是怎樣的啊？」他喊着，先把心像時鐘一般搖了一下，於是把耳朵湊近過來。

「啊呀！」醫生喊說，這時觀衆中自然大大地起了騷動，仙子們這裏那裏暈倒了。

大家屏住氣息注視着公爵，公爵自己也非常驚駭，看去彷彿想要

奔跑了似的。「啊唷！」醫生的呻吟聲也聽到了，現在心分明是燃燒着了，因為他急急把手指縮回，放入口中。

猶豫着是不妙的。

於是醫生深深鞠躬，得意洋洋地大聲說，「公爵大人，我真榮幸，得宣布大人是發生愛情了。」

事情的結果，你真猜揣不到，勃婁昵朝着公爵把兩臂伸了出來，公爵便投身其中，仙后撲到大臣的兩臂中，朝廷貴婦們撲到她們的紳士們的兩臂中，因為這是禮儀，萬事都以她爲例。這樣，只在須臾間，就有五十對左右的結婚一齊舉行了，因爲一個人撲到了別人的臂膀裏，這便是仙子的結婚，自然，得要一個牧師出席。

羣衆是怎樣歡呼雀躍啊！喇叭嗚嗚地吹着，月亮出來了，即刻有

一千對人牽住了月亮的光綫，彷彿那是五月節舞蹈時的絲帶，在仙人輪周圍任情狂歡地跳起圓舞來。最愉快的光景是，愛神們從頭上把討厭的小丑尖帽子摘了下來，向空中高高地拋起。這時美伊米走了出來，於是一切事情都給弄糟了。

她禁不住要這樣，她爲了她的小朋友的好運喜得幾乎發狂了，所以她就向前進了幾步，不覺忘形地失聲叫出，「啊，勃裏呢，真榮耀呀！」

所有的人個個都站住了，音樂停止了，光亮也消滅了，同時還聽到有人「啊呀！啊呀！」地叫喊。一種切身危難的可怕念頭湧上了美伊米的心頭；她這才憶起了自己是迷失的孩子，而所在的地方是閉門至開門時間內人們不得逗留的處所，然而已經太晚了；她聽到羣衆憤

慨着露出了怨言；她看見有數千柄劍在空中閃爍着要她的血，她嚇得大叫一聲，連忙飛奔逃遁了。

她怎樣地飛奔啊！她的眼睛幾乎要從眼眶裏迸出。她顛撲了好幾次，但總是急急地跳起重又奔跑。她那小小的心胸那樣地被恐怖襲着，使得她不再知道她是在花園裏了。她惟一深信不疑的事，是決不可停止奔跑。後來不自覺地跑到了無花果林，倒下去睡着了，好久心裏還覺得仍在奔跑。雪片落在她的面龐上，她以爲是她母親給她祝晚安的接吻。蓋在身上的雪的被單，她以爲是溫暖的毛毯，想把牠拉過來的蓋在頭上。她在夢寐中聽見談話聲，她以爲是她母親帶領了她父親到育兒房門口來看她，但是這是仙子們。

他們不再想危害她了，我覺得非常欣喜講述這事呢。當她奔跑的

時候，他們個個叫得非常起勁，如「殺掉她！」「把她變作可惡之極的東西」等類的話，但因為議論着該由誰領頭，把追趕的事拖延下去，這便給了勃婁呢公爵夫人投身到仙后面前請求恩惠的時間了。

凡新嫁娘都有請求恩惠的權利，她所求的便是美伊米的一命。「除這以外無論甚麼，」麥波仙后嚴峻地回答，仙子們也都應聲附和，「除這以外無論甚麼。」但等他們聽到了美伊米曾經怎樣救助勃婁呢，使得她得以出席舞蹈會給他們偌大的榮譽，他們便給這小女孩三呼萬歲了，隨即像軍隊一般出發去申謝她，朝臣領頭，天蓋一步一步地跟着。照了雪中的足跡，他們很容易追蹤美伊米。

他們在野荷花發見她深深地陷在雪中，要感謝她似乎是不可能，因為他們無法喚醒她來。他們把感謝她的儀式行過了——那便是，新

王站在她的身上，給她朗讀了一篇很長的歡迎詞，但是她一字都沒聽見。他們也把她身上的積雪拂了去，但即刻她又被蓋上了，他們眼見得她有被凍死的危險。

「把她變作甚麼不怕冷的東西吧，」醫生的提議似乎很不差，但是他們所能想到的惟一不怕冷的東西，只有雪花，「雪花是要溶化的呢，」仙后指摘了出來，於是這主意不得不打消了。

另外一個巧妙的計畫，是把她運到一處遮蔭着的地方去，但是，他們雖則有那麼多人，她究竟太重了。到了這時，婦人們都拿着手帕掩面飲泣起來，但是立刻，愛神們想到了絕妙的主意了。「圍着她造起一間屋子來」，他們這樣喊說，即刻，誰都見得這是值得做的事，只一會兒間，就有一百個仙子鋸匠登在樹枝上，建築師在美伊米周圍

奔走着，量她的尺寸，磚匠的工場聳立在她的足上。七十五個石匠擯着一塊基石急急過來，仙后把牠安排了下來，監督被派定了去打發孩子們走開，棚架已經搭起；到處只聽見槌聲，鑿聲和旋盤聲，這時屋頂已經蓋上，玻璃匠正在鑲嵌窗子。

屋子正正如美伊米那般大小，而且非常可愛。她的一隻臂膀是伸着的，這曾使他們麻煩了一些時光，然而他們圍着臂膀造起一條通到前門的遊廊來了。窗子有着色的畫本那般大小，門戶還要小些，但是，只要她掀開了屋頂，也就容易出去的吧。仙子們照例對於自己的乖巧要拍手表示喜樂，他們發狂似地愛着這間小屋子，竟至不忍一想牠們已把它造好了。於是他們給了牠許多精細的點綴，以後還又加上更精細的點綴。



譬如，他們中兩個爬上了一張的梯子，把煙囪裝上了。

「那麼該完全造好了罷，」他們嘆息了說。

但不，另外兩個又爬上了梯子，在煙囪上纏上了幾縷煙。

「現在確是造好了，」他們勉強強地說。

「絕對沒有呢，」螢火蟲叫說，「偷使她醒了過來，不見有夜燈，她怕要喫驚的哩，所以我就來做她的夜燈吧。」

「稍等一等，」一個瓷器商人說，「我要給你造一座燈臺呢。」

「現在是，啊！絕對造好了。」

「啊，還是不！」

「啊呀，」銅器匠喊着說，「門上沒有門環哩，」於是他便裝上了一個。

鐵器商加上了一柄刮鞋泥的刀，一個老婦人拿着門毡跑了過來。木匠，帶了天水桶來，畫師主張繪上了畫。

終於完成了。

「完成了！這怎能算作完成？」鉛工輕蔑地問，「倘不會裝好冷熱水管？」說了他便把冷熱水管裝上了。隨後又有許多園丁帶着可愛的車，鋤頭，種子，球根，和溫室到來，一會兒，他們在遊廊右面做成一個花園，左面做成一個菜圃，房子的牆上蒙着玫瑰花和捲鬚藤，不到五分鐘，這些可愛的東西都滿開了花。

啊，現在小屋子多麼美麗啊！可是終於實實在在完成了，他們必得離開，回去舞蹈了。他們走開的時候，全都吻了吻自己的手朝着屋子送了過去。最後走開的是勃婁妮。她獨個子停留了一會，從煙囪裏

投下了一個歡樂的夢兒。

這絕妙小屋子徹夜站在無花果林那裏，照料着美伊米，而她竟毫沒知道，她酣睡着，直睡到夢兒完全做完了。早晨正從牠的卵裏破殼出來，她醒了過來，覺得一種輕快的舒適。她幾乎要埋頭再睡了。她叫着「多尼。」她還以為她是在家中育兒房裏呢。聽聽多尼不答話，她便坐了起來，她的頭碰着了屋頂，屋頂便像箱子的蓋似地掀了開來；她環視了四圍，只見肯星吞花園深深埋在雪中，弄得莫明其妙了。因既不在育兒房裏，她便懷疑到這是否還是她自己，因此，她便把她面頰擰了一下，這才知道明明還是她自己，而這還使得她想起了她是正在絕大的冒險中間。現在她把閉門時起到從仙子那裏跑了開去為止，一切發生的事，一五一十都追憶起來了。但怎麼會來到這樣可笑

的地方呢？她問自己，她由屋頂跨了出去，正正越過花園，她這才看見了她會度過一宵的可愛的屋子，這使她狂喜得忘了一切。

「啊，你這可親的！啊，你這可人的！啊，你這可愛的！」她叫着說。

也不知是人的聲音驚嚇了小屋子呢，還是小屋子現在知道了牠的職務已經完了呢，美伊米才把這話說了，即刻小屋子漸漸縮小了；牠縮得很是緩慢，使她難以相信牠是在縮小，然她馬上就知道牠此刻已容不下她了。牠始終不變，和以前一模一樣地完整，只不過愈來愈小罷了。那花園也同時縮小，白雪爬近過來包圍了屋子和花園。現在屋子只有小狗舍那般大了；現在只有諾亞的方舟那般大了，但你仍能看見煙和門環和牆上的玫瑰花，件件東西依舊完整。螢火光芒也漸漸暗

淡了，但仍舊是在那裏。「可親的，可愛的，不要去吧！」美伊米把雙腳跪了下來這樣喊說，因為小屋子此刻只有絲線捲那般大小了，然依然還是完整。但她懇求着似地伸出了兩臂。雪已經從屋子四邊爬上來，互相融合着了。小屋子所在的地方，至此遂化作一片茫茫的雪野了。

美伊米惡狠狠地頓着足，正把手指往眼睛送過去，她聽到了一個親切的聲音說，「不要哭吧。可愛的人，不要哭吧，」她轉過身來，看見一個美麗的赤裸小孩子，正瞪着她，神情很是着急。她立刻知道他一定是潘彼得了。

## 彼得的山羊

美伊米覺得怪不好意思的，但彼得不知道不好意思是甚麼。

「夜來很好吧！」他懇懇地說。

「謝謝你，」她答說「我很舒適而且溫暖，但是你——」她呆然地瞪着他那赤裸的身體——「你一點也不覺得冷嗎？」

冷，是一個彼得早已忘記了的字，所以他回答說：「我不覺得，但我也許錯了，你知道，我甚麼都不懂得的。我不是完全的孩子，沙羅門說我是半人鳥。」

「那你就是這樣稱呼的了，」美伊米沉思着說。

「那不是我的名字，」他解釋了說，「我的名字是潘·彼得。」

「是啊，」她說，「當然我知道的，誰也知道。」

聽得說花園外的人都知道他，彼得是怎樣地快活，你真不能想像而知的。他求美伊米把他們所知道的和他們所說的，告訴給他聽，她就依着告訴他了，這時候，他們倆坐在一棵砍倒了的樹上；彼得給美伊米拂開了積雪，但他自己却坐在一角有雪的地方。

「挨緊一點兒，」美伊米說。

「甚麼挨緊一點兒啊？」他問，她指點了他，於是他依着做了，兩人談了一會，他知道人們關於他的事頗多知道的，但還不能算作完全知道，譬如說他曾回到母親那裏，吃了閉門羹，他們就不知道，關於這事他對美伊米竟一字也不提，因為這還使他覺得委屈。

「我玩着遊戲和真的孩子玩的完全一樣，他們也知道嗎？」他非

常驕矜地說。「啊，美伊米，請你告訴他們吧！」但是，經他說明了他是怎樣玩耍，如在圓池上駛着他的鐵環等等，她只是驚愕了。

「所有你玩耍的方法，」她睜大了眼睛瞪着他說，「完全完全不對的，一點也不像孩子的玩法哩。」

可憐的彼得，聽了這話，微微地呻吟了一聲，忍不住號啕大哭了，許久許久時候這是他第一次哭了，美伊米看了，不禁爲他大大地傷心，把手帕遞給了他。但他毫不知道這作甚麼用的，於是她指點了他，——那便是，她把他眼睛拭了一拭，於是又遞給了他，說：「你也這樣做吧，」但她不去拭自己的眼睛，却來拭美伊米的眼睛；她心想最好是裝着這正合她的意思。

出於爲他傷心，她說：「倘使你願意，我要給你一吻，」——甚麼



是吻？」他從前雖曾知道，此刻早已忘掉了，她回答說，「謝謝你，」竟便把他的手伸了出來，以爲她是說有甚麼要放在他手裏。這使得她大吃了一驚，但她覺到不好說出，否則難免使他爲難，於是她便滿面春風地把一顆恰巧藏在衣袋裏的頂針給了彼得，佯作一吻。可憐的小孩子！他深信她不疑呢，一直到了今日，他還把這個戴在手指上，雖則沒有誰需要這般小的頂針，你知道，雖則他仍是小孩，但從他那回訪了母親以後，已經有許多年了，我敢說，那個替代了他的嬰孩，現在定已是于思于思的大人了。

但是你決不能以爲潘·彼得是值得可憐的孩子，倘使美伊米首先這般地想了，她立刻也就知道她是大錯特錯了。當他告訴了她他的冒險事業，她的眼睛閃着讚歎的光輝，特別是對於他的乘着畫眉巢往復

於島和花園之間的情景。

「真浪漫啊！」美伊米叫說，然這話又是他所不知道的；以爲她在輕侮他，他將頭垂下了。

「我想多尼未必做過他些事吧？」他十分謙遜地說。

「沒有，沒有！」她很有把握地回答說，「他要怕的呢。」

「怕是甚麼？」彼得得熱望地問。他想這一定是甚麼堂皇的東西，「我真願你能教我怎樣怕，美伊米，」他說。

「我相信，誰也不能教你那個，」他親暱地回答，但是他誤以爲她是說他愚闇，她把多尼的事，和在黑暗中她用以恐嚇他的那些惡作劇，（那是惡作劇，她明明知道的，）都告訴了彼得，但彼得誤解了她的意思，說「啊，我真願我有多尼那般勇敢！」

這簡直使得她發惱了。「你比多尼勇敢上兩高倍呢，」她說，「你是我聞所未聞的最勇敢的孩子。」

他起先不相信她所說的，但他一經相信了，便快樂得大聲直嚷了

「倘使你想給我一吻，」美伊米說，「你就給我一個吧。」他得很不甘願地動手把指上的頂針脫下。他以為她是討還這個呢。

「我說的不是一吻，」她急急說，「我是說頂針呢。」

「甚麼頂針啊？」彼得問。

「便是這樣，」她說着，吻了他。

「我真想給你一個頂針，」彼得鄭重地說，說了就給了她一個，他給她許多許多個的頂針，隨後一個愉快的念浮上了他的心來。「美

伊米，「他說，「你肯和我結婚嗎？」

說也奇怪，同樣的念頭竟同時浮起在美伊米的心間，「我很願意，」她回答，「但是你的船容得下兩個人嗎？」

「只要你擠得緊些，」他懇懇地說。

「作興鳥要動怒的呢？」

他向她保證說鳥一定樂於和她結交。不過在我看來，却覺得這是有點靠不住的。他并且說，冬時候島上的鳥就不多。「當然他們許要看中了你的衣服，」他不得不支支吾吾地承認了。

她聽了稍稍惱怒。

「牠們總是爲牠們的巢打算，」他辨解說，「你有的幾片東西，」——他撫摩着她外衣上的毛皮——「會引得牠們非常興奮的。」

「牠們萬不能拿我的毛皮，」她嚴厲地說。

「不會的，」他說着，仍然撫摩着她，「不會的。啊，美伊米，他不覺狂喜地說，「你可知道我何以愛你？那就因為你像一個美麗的巢啊。」

無論怎樣，這話說得她不安起來了。「你現在說話，簡直不像孩子，真像隻鳥呢。」她說着向後縮退，真的，他就是外表也宛如一隻鳥。「總之」她說，「你只是半人鳥罷了。」這話說得他太傷心了，她立刻補充一句，「做鳥定是愉快的事吧。」

「那麼，你也是做一隻吧，親愛的美伊米，」他求懇她，兩人隨即出發上船去，因為此刻已迫近開門時間了。「而你一點也不像一個巢，」他耳語着以取悅她。

「但我覺得，像一個巢倒也很有趣哩，」她照了女人們的實慣，說着違心的話。「而且，彼得，親愛的，雖則我不能給牠們我的毛皮，然牠們在我毛皮中造巢，我倒並不介意呢。你想想看，一個巢在我的頸間，裏面還放着斑花的小卵！啊彼得，那多麼可愛啊！」

但他們走近蜿蜒河時，她不覺微微抖顫了，說道，「自然，我要常常走去看望母親的，要常常呢。這不像是對母親永訣了的吧，一點也不像的吧？」

「啊，不像的，」彼得回答說，但在他心裏，他知道這正是像得很，要不是他愁失了她，他許要對她說明了哩。他百般地溺愛她，他覺得沒有她直不能過活。「她不久就會忘了她母親，跟我一起度着幸福時光的吧，」他不住的對自己說；他催促着她，順便還給她些頂針。

但是，雖然她看見了船，並且爲了船的可愛忘形地歡呼了起來，她還是抖顫着談着母親。「你很知道的，彼得，你難道不知道。」她說，「若非我確知我得隨意回到母親那裏去，我是不同你去的。彼得，你說！」

他說他知道，但他不再朝着她臉龐望了。

「只要你深信你母親是永遠要你的，」他沮喪地附加了說。

「你竟以爲母親會不永遠要我呀！」美伊米叫說，她的面龐發亮了。

「只要她不把你關了出去，」彼得啞聲地說。

「那窗戶，」美伊米答說，「是永遠永遠開着的，母親永遠站在窗口等候着我。」

「那麼」彼得不免兇狠地說，「跨進吧，只要你這般確信她，」便扶着美伊米跨入了畫眉巢。

「但你爲甚不朝我望啊？」她說着，一把抓住了他的臂膊。

彼得極力避着望她，他正打算把船撐出，突然，他嚥下了一大口氣，跳上岸來，悲愴地坐在雪中。

她走近他，「怎麼回事，親親愛愛的彼得？」她滿心驚怪地說。

「啊，美伊米，」他喊說，「倘使你抱着能回來的心思，那叫我跟我一起走，是不公道的！你的母親。」——他又嚥了一口氣——「你未必有我這般深知她們。」

於是他把他的怎樣吃閉門羹的悲哀的故事對她講了，她不住地喘着氣。「但是我的母親，」她說，「我的母親——」



「是的，她將如此的，」彼得說，「母親們都是一樣的，我敢說，她已在找別個孩子了。」

美伊米喪膽地說，「我不相信，你要知道，你走了的時候，你母親沒有別人，但我的母親還有多尼呢，那是一定的，她們有了一個，也就滿足了。」

彼得悲苦地答說，「你得去看看那些有六個孩子的婦人寫給沙羅門的信。」

正在這時候，他們聽到了「軋」地一下摩擦聲，接着又是「軋軋」，在花園各處響着。這是開門的聲音，彼得急急地跳到他的船裏。他知道美伊米不會跟他走了，他鼓着勇氣努力不使自己哭出聲來。可是美伊米不禁悲痛地嗚咽了。

「萬一已是太遲了，」她苦悶地說，「啊，彼得，萬一她已有了別個孩子！」

他又跳上了岸來，彷彿是她把他喚回來。「我今晚要再來看望你，」他說着擠得緊緊地，「但你若快點去，我想你還來得及的。」於是他在她那可愛的小口上給了一個最後的頂針，隨後雙手掩住了面，不忍看着她走開去。

「親愛的彼得！」她叫着。

「親愛的美伊米！」這悲傷的孩子叫。

她撲入他的兩臂中，你知道，這是仙子，結婚的儀式，隨後她便急忙地走了。啊，她怎樣地急走到大門啊！彼得呢，你可深信不疑，那晚上閉門的聲響才發出，便回到花園裏了，可是他不見美伊米的踪

跡，他便知道她是來不及了。他很久很久還希望着她能有一夜回到他這裏來；當他挨近陸地時，他常常覺得他看見她在蜿蜒河岸邊等待着，但是美伊米從沒回來。她只是想再來的，但她生怕一會見她那可愛的半人，就要和他住得太久了，況且，保姆又嚴重地監視着她。然而她也常常親熱地談起彼得，她給他編織鍋柄，有一天她正想不出他所喜歡的復活節的禮物是甚麼，她的母親倒想出了一個主意，

「於他，再沒有比山羊更有用的東西了，」她沉思着說。

「是呀，他可以騎着山羊跑，」美伊米喊着：「一壁吹她的笛。」

「那麼」，她母親問，「你願不願把你的山羊給他，那個你在夜

間恐蘇多尼的？」

「那不是真的山羊呀，」美伊米說。

「在多尼看來，那是非常真呢，」她母親答說。

「在我看來，也是非常真呢，」美伊米承認了，「可是我怎能把他送給彼得呢！」

她母親想到了一個方法；第二天，伴着多尼，（他確是個好孩子，雖則不能並提而論，）他們走到花園裏，美伊米獨個子站在仙人輪中間。她的母親，她真不愧爲一位天生聰慧的婦人，說——

我的乖乖，你說給我聽聽，

你預備給彼得甚麼贈品？

美伊米答着——

我要送給他一支山羊騎，

看我把牠拋得遠無邊際。

於是她像撒種子一般揮着手臂，旋了三圈。

其次多尼說——

假使彼得發見它在這裏；

會不會再使我害怕呢？

美伊米回答——

我深深地對着天發誓：

永不見山羊出沒人世。

她又在一處適當的地方，留了一封信給彼得，寫明她幹了甚麼事，並懇求他去請求仙子把這山羊變成了一匹好騎着跑的山羊，呢，事情結果都一如她所希望的，因為彼得果然發見了這封信，而且要把這

山羊變成了真山羊，在仙子簡直是沒有比這更容易的事，這樣彼得就有了山羊，夜夜莊嚴地吹着笛子騎着跑遍了花園了，美伊米也守着她的許諾，不再用山羊恐嚇多尼了，雖則我聽說她還作成了別的動物，一直到了她長成爲一位大姑娘，她不斷地在花園裏給彼得留下了禮物，（附着一封信，說明人們是怎樣地玩着牠的，）而這樣做的也不止她一人，譬如說，大維就做過，他和我還知道安放禮物的最適宜的地方，倘使你歡喜，我們將來告訴你吧，但是，天呀，在撲索面前你切莫開口問啊，他是頂歡喜玩具的，萬一他被發見了，一定會拿牠個精光呢。

彼得雖然仍舊記念着美伊米，但已變得同從前一般歡樂了，常常因了純潔的快樂，跳下了他的山羊，倒在草上愉快地蹴着腳。啊，他

過得快樂的時光！但對於曾經做過人的事，他仍然有朦朧的記憶；他對於那些飛到島上來的燕子格外要好，因為燕子是死了的孩子的精靈。牠們常築巢於自己做人時所住的屋的簷上，有時牠們還打算從育兒房的窗間飛進去，在所有鳥中彼得最愛牠們，也許就因為這個緣故吧。

那麼小屋子呢？每一個合法的夜裏，（這便是說，除了舞蹈會以外的每夜。）仙子們都建造小屋子，怕有人們的孩子迷失在花園裏。彼得騎着山羊找尋迷失的孩子，發見了他們，就放在山羊上帶到小屋子那裏，等他們醒了過來，他們已在屋子裏面了，他們跨步出去，便看見屋子了。仙子建造屋子，只爲的屋子是那般美麗，但彼得騎着山羊跑，却是爲紀念美伊米，而同時也因爲他仍是歡喜照了他信爲真孩

子所做的那般做着。

但你不能因見了某處樹林間小屋子發出熒熒的光，便以爲可以安  
全無事地在閉門時後留在花園裏了。設若那夜仙子中恰巧來了幾個惡  
漢，那他們一定要危害你的，而且即使他們不危害你，也說不定在彼  
得還未過來之前，你便因寒冷和黑暗先死了。他有好幾回都來得太晚  
了，他一知道他是太晚了，他便急急跑回畫眉巢拿他那柄橈來，美伊  
米已告訴了他橈的正常用途；他就給孩子掘了個墓穴，還豎起了一  
塊小小的墓碑，把可憐的孩子的名字刻在上面。他立刻就將這事做了  
，因爲他以爲這是真孩子做的事；你一定看見過那些小石碑，那常是  
兩塊在一起的。他把牠們對排着，爲的使牠們看來不至十分寂寞，花  
園中最悲壯的光景，我覺得是華特聖提芬馬太和斐比費爾丁的兩塊墓



碑。牠們並立在說是華斯明特聖提瑪利教區和斐丁費東教區相接的地方。彼得在那裏發見了兩個嬰孩，都是從小兒車裏不提防滾出去的，斐比費爾丁年紀十三個月，華特聖提芬馬太大約還要少些，彼得覺得把年齡記在他的墓石上很好玩。牠們並立着，簡單的碑銘念來是。

華特聖提芬馬太

享年十三個月

斐比費爾丁

一八四一年

(註)

大維有時放了些白花在這兩個無知的墓上。

但是，父母們第二天一待開門便急忙地奔進花園，探尋他們迷失了的孩子，卻只見可愛的小墓碑，他們是怎樣地驚詫啊。我真希望彼得不要輕易用他那把鋤頭。那究竟是有些可悲的。

（註）原文碑文僅有首字（initial）蓋作者利用此二孩與二教區名之同首字，作雙關之趣，使人不知爲界碑亦或墓石。譯者僅能將二孩名與教區名略同數字。

通 運

大東書局新出兒童良書  
是兒童良伴 是兒童良讀物

- 兒童文學叢書
- 兒童故事叢書
- 看圖講故事
- 看圖學說話
- 世界童話集
- 兒童畫片
- 兒童戲劇叢書
- 兒童社會科學叢書
- 社會研究叢書
- 兒童自然科學叢書
- 算術練習用書
- 兒童作文學習叢書
- 少年世界地理叢書
- 兒童實際生活叢書
- 兒童勞作叢書
- 看故事唱歌

民國二十三年二月初版

巴利尊話集

▲全一册實價大洋四角

(外埠酌加郵費匯費)

編譯者 天 樹

校閱者 蔣 息 岑

發行人 沈 駿 聲

印刷者 大 東 書 局

發行所 大 東 書 局

分發行所

- 杭州 廣州 北平 天津
- 長沙 重慶 濟南 南京
- 漢口 徐州 梧州 汕頭
- 開封 濟南 南昌 廈門
- 雲南 哈爾濱 新加坡

大東書局

77122

87

777/22

